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國朝名臣言行錄

王炳燮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十八輯

目錄

W4205/65

國朝名臣言行錄

使琉球記

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公牘

(光緒八年二月至十一年八月咨札)

王炳燮輯 李鼎元撰

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公牘

(光緒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五月咨札)

王樹枬編

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公牘

(光緒十七年六月至廿六年閏八月咨札)

王樹枬編

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公牘

(光緒廿六年九月至卅三年五月咨札)

王樹枬編

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公牘

(光緒八年正月至十五年十月批牘)

王樹枬編

張文襄公(之洞)全集 公牘

(光緒十六年二月至卅三年八月批牘)

王樹枬編

庫頁島志略

石榮璋編

台河政紀

石榮璋編

國朝名臣
金鑄

冬緒乙酉仲寒
清河廣仁堂
本吳亦澂密檢

國朝名臣言行錄序

戊午己未閒山居多暇取近代諸家著述閱之有涉於名臣言行者輒爲鈔錄所以誌景仰備遺忘也積漸成帙遂以言行錄題諸卷端夫士生今日父兄之所以教與少小之所以習不外乎帖括詞章以微取利祿而已其高者鑽研經傳博考史籍亦不過資以著作成一家言求其體諸躬而措諸事以維持乎世道人心者渺不可得無怪乎人材日益瑣教化日益微而駸駸乎以至於亂也是錄諸公皆功業赫赫震暴今古要其見諸設施者必皆本諸道德而非學無原本取辦一時者所得而竝卽此冊而觀之既以見我朝治術之所

卷之二 言行錄 卷之二 言行錄

以盛亦以見天下之故實係乎士大夫之學術而儒生退修
於家進獻於 廷不可以不正其本也因書此錄緣起以明
嚮往服習之意若云上希紫陽則非僭即妄趙平翁已為李
士英言之矣豈末學而敢出此同治紀元壬戌孟冬月元和

王炳謹識

國朝名臣言行錄目錄

卷之一

太傅祕書院大學士世襲一等子諡文肅范公

追贈少保一等忠達公配享 太廟中和殿大學士諡

文襄國公

兵部尙書雲貴總督勇略將軍諡襄忠趙公

分守蘇松常道艾實方公

刑部尙書諡敏果魏公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諡文毅魏公

卷之二

戶部左侍郎兼山田公

原任工部尙書右君朱公

御史東臯王公

河道總督梅麓朱公

文華殿大學士雲騎尉世職諡文襄李公

卷之三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諡文靖王公

侍講學士贊山張公

大名道逸庵耿公

左副都御史廣西巡撫雪海郝公

翰林院侍講愚山施公

卷之四

工部尙書追諡文正從祀文廟湯公

湖廣巡撫退庵楊公

贈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福建巡撫諡忠貞范公

雲貴總督泰巖丁公

卷之五

兵部尙書河道總督諡文襄靳公

兵部左侍郎以齋楊公

卷之六

贈太子太保江南江西總督諡清端于公

贈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諡文端熊公

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陳公

文華殿大學士公肅徐公

卷之七

保和殿大學士諡文端吳公

贈太傅禮部尙書諡文端順公

贈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貞張公

贈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李公

卷之八

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原任試四川監察御史諡

清獻從祀文廟陸公

卷之九

原任文淵閣大學士顯庵王公

戶部尚書諡恭毅趙公

原任湖廣總督瑞甫郭公

贈太傅尚書銜禮部侍郎諡文定徐公

兵部侍郎福建總督廉侯王公

翰林院檢討孔德李公

直隸巡撫羅文清格公

卷之十

贈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諡清恪張公

翰林院檢討蟬庵并公

河道總督諡恪勤陳公

禮部尙書諡文定楊公

卷之十一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騎都尉世職諡文端朱公

署浙閩總督福建巡撫諡清端陳公

左都御史諡端恪沈公

贈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諡文靖史公

卷之十二

贈太傅配享 太廟保和殿大學士世襲三等襄勤伯

諡文端鄂公

實侍講銜原任禮部右侍郎望谿方公

羅源教諭恭靖蔡公

禮部侍郎諡文勤蔡公

內閣學士穆堂李公

卷之十三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三等威信公諡襄勤岳公

湖南糧儲道石霖謝公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諡文定孫公

廣東巡撫霖宰楊公

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復齋莊公

直隸布政使轉光祿寺卿子大沈公

卷之十四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諡文恭陳公

贈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尹公

工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元亨尹公

吏部尚書諡文肅王公

卷之十五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諡文正劉公

福建巡撫諡敏惠潘公

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河東河道總督諡愨敬張公

倉場侍郎曉滄蔣公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諡文莊梁公

卷之十六

副都御史翠庭雷公

河南巡撫諡恪靖胡公

贈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頭等誠謀英勇公諡文成阿公

贈太傅體仁閣大學士諡文正朱公

湖南巡撫朗夫陸公

童時就傅餘恆見先子伏案兀兀羅書滿几席手握管不少休時或引不孝使前指某公某事反復解導俾悟而後已又嘗於侍先王母側演名臣事蹟一二以爲王母娛王母往往解頤或因加訓勉之辭不孝雖穉無識然心竊慕之如是者自不孝有覺以終王母世殆未嘗有閒歲庚午先子以是錄彙本授鈔校讀一過始識鄉之陳說於王母之前而爲不孝諄諄講解者類多是錄中諸公事今年夏旣以先著母自欺室文集應廣仁堂刊書之徵

吳憲齋師謂是錄不可無傳商諸 盛杏蓀觀督

并付堂中剞劂謹出之篋而校之凡十六卷仍

先子原定本也回憶童時情事歷歷猶在目前乃

王母棄養已廿餘稔而不孝孤露於茲亦且七閱寒

暑矣展卷輒黯然不自知其哽咽也別有續錄如干

卷彙未編藏於家光緒乙酉冬月男屋謹識

國朝名臣言行錄目錄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一

元和 王炳燮 聚齋

范文程 文肅公

字憲斗號輝嶽瀋陽人隸鑲黃旗漢軍仕至祕書院

大學士世襲一等子晉太傅兼太子太師

天命三年大兵克撫順公時爲生員年二十有一 上見而

器之召與語知其熟於當世之務使隨行及取遼陽下廣

甯皆參謀帷幄

八旗通志

崇德初授祕書院大學士時八旗置都統眾推公 太宗曰

此職一軍百朕方資爲心膂其別議之時文程所領皆樞

密事每入對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 召入凡
宣諭各國敕書率擬進順治元年睿親王將征明文程
上議曰中原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歸令主以圖樂業明
受病已不可治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
百曩者棄遵化屠永平一再深入而返彼以我爲無大志
縱來歸附未必撫卹因懷攜貳今日有已服者有未服宜
撫者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
卹無告大河以北可傳檄定也此行或直趨明都或相機
攻取必於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爲門戶
惟諸王察之大兵遂發

朱方增從政觀法錄

五年師圍大凌河軍以城降後降兵有陰戕部帥叛去者

太宗怒公從容進言全活甚眾又請單騎馳諭壁山軍軍降盡以降人 賜公自是平旅順取平島征高麗服蒙古公皆在左右每議大政 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與議則曰何不與范某議之公嘗以病出直諸務填委待公病已決之

李果謨傳

順治元年四月流賊破燕京明總兵吳三桂來乞師睿親王以 聞驛召憲斗於蓋州湯泉議之憲斗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也雖然好生者天之道自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 國家欲統一方豈非又安百姓不可於是隨睿親

王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明季賦額屢增憲
斗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 測海集

既敗流賊於山海關我兵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諭
曰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所誅者惟闖賊師律素嚴
必不汝害民心遂安 從政觀法錄

師入燕京文肅建議首先爲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文肅
親紀其事 熙朝新語

時宮闕灰燼百度廢弛文程收諸曹冊籍布文告給軍需事
無巨細咸與議焉 從政觀法錄

時軍興孔棘民多失業餽餼維艱公率同列上疏曰臣等伏

見直省地土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餘萬民賦虧則兵饑
必絀然民地荒則軍屯可興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陝西
五省寇亂日久人戶稀少窮民無力開墾請行興屯土著
流戶願來耕者官爲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
二年之後便爲永業編爲保甲使守望相助姦宄不生於
興屯之中寓招撫之法遠近飢民間風踵至於興屯之中
行救荒之術因條興屯四事曰選舉得人曰開墾守穫曰
積貯轉運曰員成考課 命會議行 李果謨傳

江南旣平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爲秀民士心得則民
心得矣宜廣其途以蒐之請於丙戌會試後八月再行鄉

試丁亥二月再行會試從之 從政觀法錄

八年閏二月大學士剛林以黨附睿親王刪改 實錄辭連

公竝議罪先是甘肅巡撫黃圖安請終養部議借端規避

應革職公白鄭親王曰終養乃人子至情不宜如部議睿

親王怒其不先白己也下法司論罪既而釋之公因不合

睿親王意時稱疾家居 上以文程在盛京時不附貝勒

碩託後不附睿親王免其罪尋復職 八旗通志

故明大學士馮銓先以魏闖黨削籍戍邊及睿親王至京師

以迎降功仍授大學士順治二年御史李森先與給事中

許作梅杜立德等交章劾銓及其子源淮諸貪穢狀竝論

侍郎孫之解李若琳皆銓黨宜罷斥刑部籍問無實擬反
坐森先等俱罷 上親政公彙原疏進呈 上曰諸臣所
劾誠當何爲以此罷邪公曰諸臣疏劾大臣無非爲君爲
國當愛惜之遂俱以原官起用 八旗通志

十年正月請令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不論滿漢不
拘資格不計親疎取正直才守之人堪任何官列疏奏聞
一官可舉數官數官可舉一官彙其姓名置御前不時召
對察其議論核其行事遇缺請 旨簡用若稱職保舉官
加以優典否則量罪連坐 詔允所議 從政觀法錄

順治十一年廷議遣官赴直省恤刑公疏言前此遺滿漢大

臣巡方恐致擾民是以停止今四方水旱災傷紛紛見告亦應請停止其見禁重囚 敕各巡撫詳勘以可矜可疑者奏聞裁定從之 史彙

大學士甯文敏公

完我

疏劾大學士陳名夏罪狀辭連魏敏

果誤劾兵部司員錢受祺擅委一案敏果疏內將捕官誤寫中軍部議降級名夏票改罰俸爲黨護及逮問會訊公對眾言票是我擬非名夏也若有偏私我當認罪事得白敏果爲公丙戌會試所得士而供職臺垣與公尙未識面及公乞休敏果往謁問何以得此於公公曰見丈疏奏有古直風不欲人傷之旨蓋公爲相公忠體 國扶植善類

名節之士多賴以自全不止此一事也

陸言政學錄初卷

文程經事

四朝寵錫優異在盛京時

列聖皆呼其官而

不名以其形貌願偉所

賜衣冠皆特製居恆言治天下

惟在得賢庶官有才者不以一管掩前除拔擢時爲奏請

焉謝政後居別墅以詩書騎射教子弟性廉慎樂施與器

量淵深人莫窺其喜怒

從政觀法錄

公志在安民在軍首戒嗜殺汲引人材保全善類如恐不及

秉政三十餘年家無長物帷幄贊謀皆國是大計外廷莫

聞生平奏議頗多轉自焚其草故罕傳於世云

李果謚傳

魏徵果公祭公文云有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述有召公之

夾輔而不尸其功有留侯之知止而不高其名有潞公之
大年而不變其節此數語惟公足以當之

寒松堂集

圖海 文襄公

姓馬佳氏滿洲正黃旗人初由筆帖式加員外郎銜
順治二年改國史院侍讀八年遷祕書院學士九年
恩詔予騎都尉世職越歲授宏文院大學士列議
政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攝刑部尙書事明年加
少保旋奪職 聖祖卽位以 世祖遺命起公爲滿
洲都統康熙二年 命爲定西將軍副靖西將軍都
統穆里瑪討流賊郝搖旗等平之晉宏文院大學士
加世職爲一等輕車都尉會纂修 世祖實錄充總
纂官十三年攝戶部尙書明年奉 命爲副將軍同

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討察哈爾布爾尼破之敘
功晉一等男十五年 命爲撫遠大將軍赴陝西總
轄全省降叛將王輔臣晉封三等公世襲罔替索官
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正黃旗都統
二十年卒諡文襄 賜祭葬如典禮明年追贈少保
雍正二年加贈一等忠達公配享 太廟

蜀流賊郝搖旗劉體純李來亨等嘯聚湖廣鄖襄山中 命
爲定西將軍副靖西將軍都統穆里瑪率禁旅會楚蜀之
師討之至則與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總兵俞奮起于
大海署護軍統領根特等連營困之賊以兵三千犯奮起

營公率兵邀擊敗之賊又連犯諸營各分兵夾擊咸潰敗未幾郝搖旗爲副都統杜敏禽斬於黃草坪劉體純相繼破滅惟李來亨擁眾據茅麓山恃險負固公率兵圍之絕其替援外則搜勦餘寇畧盡賊勢窮蹙來亨闔門自經从僞公僞將軍以下僞官五百八十餘人兵八千八百餘名降執斬僞新樂王及僞官七人兵六十一名俘其家口三千餘眾而還

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叛 聖祖以籌餉需才 命攝戶部尙書公疏請 敕禁外省軍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集錢糧不得額外科斂詞訟重者速審速結小者不得濫

準滋彙衛臺土豪不得魚肉善良奉 旨允行

察哈爾布爾尼劫其父阿布柰以叛公奉 命爲副將軍同

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率師往討四月師次達祿布爾

尼設伏山谷賊以兵三千人來拒我師我師進攻伏發撓

我土默特兵分兵迎擊賊以四百騎繼至力戰殲之布爾

尼乃悉眾出用火器拒戰公令嚴陳以待賊敗復聚連擊

大破之招撫人戶一千三百餘布爾尼僅以三十騎遁去

康熙十五年二月 聖祖以貝勒洞鄂攻叛將王輔臣於平

涼未克 命公爲撫遠大將軍率護軍每佐領各二名赴

陝總轄全省貝勒洞鄂以下咸聽節制三月至平涼明賞

蜀中約束軍威大振賊眾聞之懼諸將請乘勢攻城公曰
仁義之師先招懷而後攻伐吾奉 天威討茲凶豎無慮
不克顧念城中數十萬生靈無非 朝廷赤子遭賊劫掠
至此覆巢之下殺賊必多俟其向化歸誠以體 聖上好
生之德不更美乎城中軍民間者莫不感泣咸思自拔以
出賊勢由是日蹙五月奪虎山墩虎山墩者在於平涼城
北高數十仞賊首以精兵通西北饒道公曰此平涼之咽喉
也得此則饒道絕城不攻而自下矣卽率兵仰攻賊萬
餘列火器以夾拒戰公令兵番休迭進自巳至午戰益奮
斬僞總兵二人賊被殺及墜崖死者無算遂奪其墩據之

俯視城中如在掌握因發大礮擊其城中營城中洶懼輔臣乃乞降公令副都統吳丹入城撫定秋毫無所犯平涼被圍日久城中食盡加以鋒鏑之餘死亡過半因令地方官賑窮乏掩骼其老弱之轉徙不能歸者遣將士分送安插遠近帖然

上諭曰國海器識老成才猷練達贊襄機務宣力 堯朝以文武之長才兼忠愛之至性勞績茂著克副倚任云云

慶陽賊袁本秀受吳逆偽劄作亂公發慶陽宜君延安三營兵會王進寶兵討之斬本秀於衛遠溝餘眾潰散

十八年九月進取漢中興安分兵四路公親率將軍佛尼勒

等由興安進總兵官程福亮爲後援駐守舊縣關諸路將軍畢力克圖提督孫思克等由界陽進總兵官朱衣客爲後援駐守西河諸路將軍王進寶總兵官費雅達等由棧道進總兵官高孟爲後援駐守寶雞提督趙良棟由徽縣進剋日竝發十月公師次鎮安縣分兵爲二隊進攻偽總兵王邁隆於火神崖敗之渡乾玉河奪梁河關偽將軍韓晉卿遁入四川是月王進寶復漢中趙良棟復徽縣界陽畢力克圖復成縣又復階州降偽副將王光生以下官十九員兵三百二十名十一月復興安降偽將軍謝四偽總兵王承世以下官三百八十二員兵萬四千三百餘名平

利紫陽石泉漢陰洵陽白河及河廣竹山竹谿上津等縣
皆下之 並名臣傳

平南王尙可喜奏請撤兵歸遼東 召諸大臣面議公獨力
言不可已而滇閩告變大軍南下公請 敕督撫一切軍
需不得以派民間其應用夫役不得先期拘禁 詔速行
之 測海集

趙良棟

襄忠公

字肇之別字西華甘肅甯夏人順治二年大兵定陝西公應募隸總督孟喬芳標下歷仕至雲貴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授勇畧將軍卒年七十有七雍正年入祀賢良祠

公少儻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好觀古人忠孝節俠事嘗慨然曰大丈夫當爲國家出死力定禍亂安用儒生佔畢爲嚴度梓潼神道碑

順治十三年經畧洪公承疇薦授雲貴制府中軍從征隴納水西諸苗猓山谷峻險糧運不給諸軍多失律公獨號令

嚴整所向克捷所俘獲悉頒諸麾下無私留者 神道碑

康熙元年積功授都督僉事充雲南廣羅總兵官是時吳三

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 詔部臣不得掣肘於是三桂

調公貴州比喇鎮令進勦水西公方丁外艱力辭不許四

年水西平乃聽終制三桂中藏叵測以牢籠人才為務惟

公先幾之哲不為用云 張文貞公撰墓志

康熙十一年調天津鎮總兵天津素稱盜藪旗丁鹽販通行

囊橐白晝大都攬人而奪之金吏莫敢訶問公至則申法

制立程約張設耳目窮治根柢務在鉏強暴以惠孤弱於

是好究屏迹部告無事 神道碑

甘肅提督張勇薦公才畧過人堪鎮甯夏 詔授公爲甯夏

提督先是吳之茂王輔臣等叛應吳三桂陝西提督陳福

遇害公旣之鎮密察知害陳福者誅之 從政觀法錄

滇逆變作四方叛賊遽起甯夏亂兵劫殺其主帥勢甚猖獗

十五年春 特命公提督甯夏馳傳往鎮撫之公見 上

詞氣激慨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 上壯其言隨

命賜第公主鎮集將佐宣布德意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

邊境遂安 東志

公駐劄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滇南巴蜀猶阻營教自請率

步兵五千勦當一路遂取滇與恢復蜀地 詔下軍前議

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興安棧道八堵山小川子四路
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自將五千人指
八堵山徑入十月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畧陽分遣裨將趨
陽平關規賊虛實仍條上調兵運餉事宜請兩路收川報
可 特授公勇畧將軍十九年正月朔公師臨白水壩與
賊夾江而陳江流湍涌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怒誓於軍
曰視我馬策所指敢後者斬擐甲躍馬浮江而渡一軍皆
渡賊駭愕奔潰追擊之於青山石峽溝歷舊州明月江屢
戰屢捷甫十日遂抵成都先鋒奪門入公下令毋勦掠整
軍登陣市肆晏如在城僞官及逆兵數千人疑懼不自安

公悉以迎降奏釋眾

亦報保甯之捷東西

軍以御書題額及

漣是時湖南粵西方

靖制府需人非得謀

不克勝任遂授公兵

貴將軍知故而以公

自收蜀以後越鮮尙

三月追勦逆渠胡國

渡瀘江七月復取建

卷之二 肆百參拾柒

粵之兵已圍滇省城數月賴持久不能拔公周視壁壘謂
結營遼遠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選入川精銳五千親
冒矢石取玉皇關進逼新橋賊方據橋扼守復以計從上
流濟師晝夜力攻凡八日而城下逆賊踞滇日久私斂充
牒一時諸將雲集多志在攘掠惟公飭所部卒勿以一騎
入城既奏凱即懇請陞見移師曲靖以待 命嗣後贖貨
者藥纒致敗而公獨矜然無滓其遠識確守卓然有古大
臣風烈焉 墓志

二十七年入 朝自訴戰功竝隨征將士多屈抑奉 諭歸
里後牒部具奏明年奏入得 旨趙良棟首倡進取四川

又直抵雲南省城奮勇克取得勝橋等要地逼近城郭立
營勢績茂著所屬官員亦俱同心効力其並與議敘 恩

授良棟騎都尉世職

名臣傳

公家居聞知縣呼駒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

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

傳

三十年師征噶爾丹 命公巡行塞外公相度地形施設營

陳口以私財椎牛饗上馳驟沙漠據案顧盼英風銳氣老

而不衰 大駕親征公又扶病人 朝口陳兵事侃侃

諤皆可見請施行 上方深倚毗之而公以不起聞矣

神

道碑

三十六年卒於家 諭曰趙良棟偉男子也行閒著有勞績

但性躁心窄每與人不合奏事朕前亦言語麤率朕保全

功臣始終容之彼所奏無不準行今聞溘逝殊爲惻然宜

爲其妻子區處使之安生時 上親征噶爾丹至甯夏

命皇長子臨其喪祭葬如例 從政觀法錄

公學問通達才思警敏每奏兵事皆躬自操牘不假手於幕

客曰軍國大事非他人可代也 神道碑

公結髮事戎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衄御下嚴而有

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畧堪任者抗疏引薦常自偏裨

積至大帥軍中甘苦與其一飲食不以自私入蜀之役裹

糧涉險轉戰七千餘里而士卒咸樂爲盡死無一怨言其
能結士心如此故所向有功

墓志

公治家如治軍閨門嚴肅儼若公府諸子屏息侍立無敢有

跛倚之容

墓志

國朝名臣言行錄

卷之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國棟

字千霄號艾賢其先浙之德清人後徙順天順治二
年舉於鄉尋例授蠡縣教諭仕至分守蘇松常道卒
年五十有七

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決獄務
寬恕多所平反每與尙書爭獄事必傳經義據律例尙書
多屈意從之 邵長蘅擬新法

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踞海島時出
沒勦掠爲雷廉惠公請請制府檄五路裨將會兵二千躬
總之進逼賊巢公計賊窮蹙必跳而走預爲檄檄郡壤左

江道及安南國王勒兵防其他逸耀果惶懼乞降乃散遣其眾賫務從招餘黨所全活以千計雷廉富民被賊誣株蔓繫獄者纍纍公爲白其冤破械出之富人哀白金數千兩壽公公駭曰吾憫若無辜百若奈何以金汙我卻不受雷廉人感公德生爲肖像祀焉

行狀

遷山西布政司參議整飭甯武兵備甯武地營邊徼故瘠貧官府所需率取辦於商估吏卒因以旁緣侵漁於是行旅不至公私交困公到官革易前弊屬吏洗手奉法商貨流通營搆鴈平道鴈平主給二邊兵饗先時監司多貪穢饒不時發又賡減其數公悉更之出納亡毫髮染久之以裁

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康熙十二年也

行狀

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賸削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翼喫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劫掠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尙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蕘親糧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朘民生而摧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削苟養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向委曲假

借中朝貴人道幸伶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埽地者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旣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捨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

陸清獻公撰墓表

詔遣滿洲蒙古兵數千駐防蘇時議築營舍於王府基公以謂兵民雜揉勢難久安且基爲僞吳張士誠宮址明初常建府署其上官吏罹禍甚酷後遂爲禁地爭於中丞甚力乃改營南城隙地民以爲便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眾百餘人燔燒寺屋殺僧取令以倡亂聞中丞議遣兵撲滅公曰陳氏爲墳墓

計憤不願難百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詣
其地縛首禍數人寘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

行狀

甲寅以後三陟連歲用師度支苦不給 詔督撫以下吏計
畫有可裕饒者許便宜條上公持論以爲古今生財之法
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於今日無可復加則當議節而節
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宮府
養予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三萬計中丞采其議上之 詔

報可 行狀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壹百柒拾

--	--	--	--	--	--	--	--	--	--

魏象樞

敏果公

字環極山西蔚州人明崇禎舉人 本朝順治三年
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授刑科給事中五年轉工科
右給事中尋轉刑科左給事中九年轉吏科給事中
旋以陳名夏故降補詹事府主簿兼遷光祿寺丞十
六年以母老請終養康熙十一年母憂服除用大學
士馮溥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滿歲晉四品卿銜仍
掌御史事是年冬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
遷順天府尹四月轉大理寺卿七月擢戶部右侍郎
十二月轉左侍郎十七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

遷刑部尙書十九年履尙書任尋 命同吏部侍郎

科爾坤巡察畿輔二十三年以病乞休許之 賜御

書寒松堂額寵其歸二十五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

賜祭葬如典禮諡敏果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

宣鎮守道何公非鳴謙 見公文曰塞上安得此佳士遂題其

門曰國士無雙年譜

公丁父艱守制間闖賊渡河之信爲避亂計蔚城東北有古

砦名德勝莊甚險奉母夫人避此時賊查舉人未仕者迫

授僞職公潛入山不令家僕知 本朝定鼎始出山迎母

夫人歸年譜

順治三年選庶吉士館師以初入翰林言志題命賦詩公有
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澤慷慨天人閒區區非所畫之句
年譜

檄館授刑科疏言今歲各省災傷於疏聞之日遣員查勘酌
量蠲卹業已報部題覆而上下咨移非旦夕可達應 敕
部凡被災若干刊榜速行撫按懸掛俾百姓共曉庶混徵
之害可革 年譜

以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撫按總用之官舍太雜道府州縣
之胥隸太濫疏請清理報可 名臣傳

八年 世祖親政上疏言 聖政日新聰明日進啟沃之責

端賴輔臣 聖躬宜慎起居不當輕出聞有臨幸輔臣宜
隨法侍從因事內規以盡保傅之責更請妙選儒臣置諸
左右備顧問注起居報聞又因災變陳言語侵用事大臣
益切下部院科道議左給事例不與議公固以請許之公
與諸大臣抗辯是非無少誑在廷者多側目公獨大學士
范文肅公心識之曰直哉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遇
有搆公者輒於眾中剖析之卒得白白文肅去位而公亦
不能安其職矣 彭紹升撰事狀

上疏言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願諸臣爲
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

爲臣子厲名節 詔以其言宣示中外 事狀

時有司有以私微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陳其弊請飭州縣各依易知單造格眼冊注明人戶姓名糧銀款目及蠲賑各清數呈大吏覈驗印發開徵又疏請定藩司會計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皆報可 名臣傳

爲吏科都給事中時言官吳拜吳達以言事論死因疏論言官失言之辜不過處分處分當付吏部貪贓壞法挾怨報仇如是等舉乃下刑部今以失言而問大辟何以處貪贓壞法挾怨報仇者請嗣後分別重輕著爲成例此言路通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雜著
雜著

塞之大關也有 旨報聞 劉海集

學吏垣或詢以職掌何在公曰條陳舉劾二者而已條陳當計後日之利害如目前有利後日有害不宜言也舉劾當論平日之賢否如素稱賢者偶有微愆不必苛也間者躐之年譜

遷光祿寺丞退食多暇惟求躬行實踐之學博采理學格言有明諸儒分爲四類曰大儒醇儒名儒通儒手自論定曰儒宗錄嗣因母老乞養家居嘉言懿行恆自鈔錄返而自思日能躬行否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積久成書日知言錄讀書有得惟與陽城白東谷 允謙 祁州刁蒙吉

應州左翼宸

光緒

容城孫鍾元柏鄉魏石生諸先生慇陽

成我存

性

代州馮訥生及門生走書商榷資取益焉

年譜

十年大計連上四疏皆言計與其一言糾拾之舊制宜復言

官不宜反坐下所司議著爲令

名臣傳

己丑二月會試

時公爲工科
右給事中

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

人時關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

秉節鉞任封疆公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楊發成子冠

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特拔給事中有直聲餘官內外無一

以貪敗者蓋自釋褐以至筮仕公無一日不以六字箴相

助六字者循理守法安命也

年譜

庚子四十四歲在籍養親月吉隨州守宣講鄉約因作六諭

集解付講載入蔚志

年譜

康熙十一年大學士馮文毅公疏薦魏象樞清能矯俗才堪

任事用之於內必能振飭紀綱用之於外必能愛養百姓

得旨授貴州道監察御史

年譜

其以薦起也度在官無以自給不欲出妻見李恆岳曰公任

京日費幾何公日日得一金足矣恆岳曰然則吾能任之

公辭日後將安償恆岳曰宰相薦賢之章天子召賢之

典久不聞矣吾今上助國家非助公也公出而果有濟

於世吾何惜焉公遂行自是在官凡十二年其得嚴絕交

際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

年譜

公見馮文毅公曰何以見知於先生而辱薦耶文毅曰公居諫垣有直聲人所共知也余之知公則更有在憶余爲祭酒時每值丁祭凡不陪賓祀各官例於前一日瞻拜公每期必至敬慎成禮一日大雨如注泥深三尺謂必無人來矣言未畢而公至肅然瞻拜此外果無一人余益起敬知爲至誠君子觀此一節他事可類推矣公服闋應召而來此後皆報君之日也公其勉旃

年譜

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其畧曰確估價直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防倭濫慎用濬司以清錢糧從之

名臣傳

以確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以重
關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
名臣傳

掌御史事屢有陳奏大要謂先教化則宜崇臣僚之家教亟
治河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勵天下則
宜輯禮書 聖祖皆是其言 名臣傳

十七年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 上嘉其切中時
弊 從政觀法錄

有科臣疏請清查隱漏人丁可得銀數十萬兩 敕下戶部
議公力持不可或詬之日脫漏戶口有罪人丁不當清查

乎公曰人丁固不可遺漏但無竭澤而漁之理五年編審非清查而何若盡行查報勢亦不能如淮揚地方河決爲災田產漂沒抱兒攜女日則沿途乞食夜則衣隄露處此輩能納丁銀乎近賊之地被賊蹂躪今甫恢復家室蕩然此輩能納丁銀乎大兵屯駐地方供應糧草運送軍器葢造營房以及剉草餵馬等役無一非用民力困苦已極何忍再加錢糧戶部爲養民之官若此令一行貽害百姓不小且恐姦民逃避差額烏合嘯聚地方多事咎將誰歸同官皆以爲是遂公議不行

年譜

遷刑部尙書公百臣忝任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

請為郎故事辭新命仍見所領職莫得拾遺補闕從之仍

加刑部尚書銜其年七月京師地震時大學士索額圖明

珠方樹黨招權利廷臣莫敢言公奏言地臣道也臣失職

則地反常臣總憲綱咎實在臣願賜罷席 聖祖立召見

公伏地流涕言時政關失乃索圖額明珠挾私市權所致

乞重譴二人以消天變 聖祖尋下詔切責諸臣令勉圖

省改二人皆惕息 事狀

十九年仍授刑部尚書公在職持守不撓嘗言刑所以遏惡

也惡者衰善者遂矣愼法以縱姦善者奚勸焉書曰茲用

不犯於有司恃吾有不可犯之法百 事狀

癸亥

時官刑部尚書

十二月封印後無事靜坐偶書卻病十法曰靜
中觀我照見一切公私義利是非得失好醜邪正去妄存
真譬如古鏡在前當下分明毫無消沮閉藏之意一也抑
鬱滿懷一時不能排遣忽而聞一美政見一高賢欣然爲
世界稱慶又遇時和年豐無水旱盜賊之憂二也常將吾
身不能盡者痛自鞭策再將世界不能平者勉加補救少
一分缺陷免一分懊悔三也造物勞我以生兀坐少閒反
生飽悶不若勤學勤政可以消息四也志在清苦謝絕交
際既省宴會酬應之繁又少書簡裁答之苦衣食蠲庶儉
儉怨望歡然受之五也家庭和順內無病人朋友契合外

廣仁堂

無世法非理非分必戒必懲一言一行可法可傳六也日

與孔顏思孟相親周張程朱相近常使習中有翛然自得

之趣而李杜韓歐諸君子偶一助興不求甚工七也慎風

寒節飲食嗜欲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臥惟求自適無以

相強八也遇高明親友真率士夫談知人論世之學講爲

善去惡之道快心愜意無嫌無疑九也毋以病爲苦但當

防其病之來毋以死爲患但當求其死之安常常習次寬

安夢魂清安十也

年譜

公自初爲言官卽以進賢退不肖自任及後再起益嚮用自

任亦益力順治中御史郝浴巡按四川疏劾吳三桂驕橫

狀三桂奏辯浴坐鼻流盛京及三桂反公三疏白其冤卒
以原官召嘉定知縣陸隴其治行第一以盜案誣誤公復
三疏薦之仍起知靈壽縣會 詔舉博學鴻儒公以舉振
姬湯斌等五人應先後所薦王天鑑宋文運高珩達哈塔
蕭維豫張沐于成龍等並有名蹟海內推爲知人 事狀

公生平好讀先儒書其於義理之學鑽研不倦與蘇門孫鍾
一元二曲李中孚及湯陸諸公俱通書論學所著有備宗錄
知言錄寒松堂集數十卷 事狀

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煥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
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

矣庸言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上也畏國法次也畏冥報
次也總以畏清議爲下手工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二
人才上也愛百姓次也愛文章又其次也要以愛名

切實本領庸言

好名是學者病卻是不學者藥庸言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
性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
循天理必生不渝盡之矣庸言

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爲施仁自刑官寬之則爲亂法

蔡文勤公復張清恪公書云本朝人物之有定論者魏蔚州
湯潛庵陸平湖三公三公篤學力行皆同而規模器量要
以蔚州公爲最公奏疏無慮數十皆有關繫端教化疏所
以厚風俗也申明憲綱疏所以肅官常也科場學政諸疏
所以嚴始進絕弊實也舉十賢疏得以人事君之義至其
辭尙書而處總憲原職慨然以肅風紀自任此皆百大臣
之風今有不敢行者烏呼蔚州公在雖執鞭所欣慕焉
布堂集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二

三

壹百柒拾柒

解題

魏喬介

文毅公

字石生直隸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工
科給事中六年轉吏科給事中丁母憂歸九年補原
官十一年遷兵科都給事中明年遷太常寺少卿尋
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十六年加太子
太保康熙二年遷吏部尚書明年擢保和殿大學士
六年充纂修世祖實錄總裁官九年充會試正考
官尋爲御史李之芳所劾明年正月以老疾乞休回
籍十一年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四月
卒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詔予追諡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宋白宋拾柴

官工科給事中上疏請及時講學舉經筵以隆治本又言上

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關綱紀弛法度壞宜 召對羣

臣虛心咨訪以求救時實政並令史官記注傳信萬世俱

報聞 測海集

世祖初親政朝議未定公言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自是

定一月三朝之制 陶正靖謨傳

畿內被災疏請賑濟 世祖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分命大臣

賑之全活甚眾 傳

又言各州縣聞遇災荒既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即與停

徵以杜吏胥欺隱並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貯之銀先

續通志

行賬貸疏竝下所司議行

名臣傳

疏言西南用兵機宜請先取蜀次取粵西則滇黔勢蹙自然
瓦解其後諸路進兵悉如所畫

傳

嘗因日食陳言請寬守令考成參罰酌復五品以下官俸撤
南方戍兵省數百萬供億之費待歲稔財充決意大舉

傳

先是江南既定明兵部尙書張縉彥赴招撫大學士洪承疇
軍前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

恩詔薦舉部議

錄用公疏言縉彥在明朝身任中樞值流賊李自成逼北
京既不以報有盧杞賈似道之妾而庸劣過之若復列

朝班恐貽羞上類乞 敕部捐棄以協輿論下部察議以

事在赦前予外用

名臣傳

時孫可望盤踞貴州鄭成功賜張海島公疏言孫賊借同蠻
爲助而尚蠻之甘爲所用弗歸順我 朝者因欲收其舊
有之敕印也宜 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給以新敕印其
舊者聽其存留俟向化有年再籌收繳則歸順者多助賊
者少至鄭賊自明天啟之季作亂海上已三十年我之水
師無多若揚帆大海以擣其巢非所素練惟於沿海要地
增兵築堡使賊船不得泊岸搶掠俟其疲於遠涉坐而受
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海患可以漸平

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之例令學政刊布明儒辭館上守仁

等講學諸書以培真才並下部議行

並名臣傳

十四年四月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公上疏請廣言

路停緩工作量寬州縣催科考成速請 恩赦應釋滯獄

減調移之兵節供應之費各修 上嘉之下部議行

從政

觀法錄

先後繁疏請卹災荒寬逃人連坐之禁錄建言得罪諸臣增

官吏祿俸停不急之工罷侈靡無益之費因言天下未平

率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宜廣開言路通民情尙寬大小

易之治勿以刻薄瑣碎傷治體其論事鯁切多此類也

世祖用於薊州公上疏諫報曰朕不日卽還矣

十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饗五百萬公請 敕部計軍

需足用即止 詔除已派外並停徵

康熙元年雲南平上疏請撤滿洲兵還駐荆襄扼天下形勝

消姦宄之萌為部議所沮復請 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

駐荊州從之及吳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過荊州

人以是服公之先慮也 並測海集

公所著有兼濟堂集及希賢錄諸書 名臣傳

十一年遷兵科都給事中疏劾撫湖南將軍續順公沈永

忠當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坐視不救致總兵官徐勇辰

常道劉昇祚等守城力竭戰歿乞 賜罷斥以懲庸懦疏

下所司察議永忠罷任削爵十二年疏劾福建提督楊名

高禦勦兇阮致漳州郡邑爲海賊鄭成功淪陷名高坐罷

任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

營私植黨之遴旋解任發遼陽閒住

從政觀法錄

十七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和諸罪下

法司勘鞫竝革裔介職與質訊正宗獲罪籍沒入旗克鞏

革職畱任裔介復原官

從政觀法錄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一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元和 王炳燮 髮齋

田六善

字兼山山西陽城人順治三年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以薦內遷戶部主事荐陟郎中授江南道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康熙元年請假歸三年補貴州道御史巡視京通二倉還掌山東道事尋授刑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旋擢光祿寺少卿轉通政使司右參議擢右僉都御史遷順天府尹俄遷左副都御史十六年擢工部右侍郎尋調戶部轉左侍郎二十年

以原品致仕三十年卒年七十有一

遷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入臺數日以馬禁甚嚴官民咸病卽

疏請弛其禁報可

韓茨撰傳

又言欲安民在勸清吏乞 敕各督撫遇有清吏特行薦舉

吏部於各督撫洎任一二年後列奏其曾經薦舉何人卽

可鑒別其能否察吏安民議者或謂薦舉清吏無以處乎

不在清吏之數者一難也恐督撫依舊受賄徇私二難也

徵緝緝逃各處分未必無絀礙三難也然臣謂清吏果得

薦舉則飲冰茹檠者見公道尙存益堅其持守一便也羣

吏以不著清名爲愧亦力自濯礪二便也某省有清廉幾

人以驗吏治之修廢三便也天下曉然知有能必先有守
風俗可以不變四便也向日督撫厭憎清吏無益於己今
必且卵而翼之親而愛之五便也不惑於三難力致其五
便將循吏之風不讓前古矣 名臣傳

尋掌江南道事以江南蘇松等縣錢糧獨重考成降革法獨
峻疏陳四事一請州縣官到任三月後其交代冊許令自
行題報以悉州縣難行之苦一請州縣缺出吏部擇選各
省紀錄甚多資格不應考選內升者再試以蘇松大縣一
請禁士民之告訐一請多設督糧之佐貳議格不行 傳

公以吏部條例日繁疏曰臣竊惟例者必斟酌乎不易之道

請旨依準奉而行之然後可以服人之心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者或有實系過誤者幸得奉旨率皆循之爲例是意見可以再行過誤可以再舉也例既無所不有弊故無不可爲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卽有此例意欲如彼卽有彼例哉上甚是之又疏陳畱任之弊曰近來錢糧未清盜賊時發故催緝法嚴又議畱任亦摩頑厲鈍之意然奉行之間多有未便缺有美惡路有遠近儻有升授邊遠地方不冝赴任止須報劫盜一案扣錢糧數兩督撫便不得而催之吏部便不得而問

之矣且督撫督緝畱任之官非能令其必完必結故又有
二年議處之例應處分者翻得展限之期已被論者借爲
懸位之具是欲嚴其法而實乃寬其局也又疏稱今日百
姓窮困日極地方官員貪婪日甚雖愛民之 詔屢下誰
肯奉行事關根本臣竊憂之爲今之計莫如懲貪宜先白
上司始近奉 旨切責督撫參奏止及衰老微官請自今
每歲令部院堂上官彙題某省督撫所發覺者系大貪極
惡某省所糾劾者系微者小過而黜陟隨之此治病者急
則治其標之說也追行之旣效廉恥稍明清議稍立貪風
稍止當另有和平之劑矣 傳

康熙四年五月疏言前日部議山陝河南等處三營各裁一營其遇裁之兵窮無所歸飢寒相迫遂為賊盜如山西督臣奏報大同洪洞所禽獲者是矣蓋挾久練之技處坐困之時故鋌而走險臣請諭督提諸臣察閱已裁之兵如有弓馬嫻熟膂力精強者仍收入伍給與錢糧自後老弱必斥逃亡不補所漸去者疲卒不慮其為非所招回者勁兵可收其實用行之既久營無浮濫饒不虛糜矣

名臣傳

公以經筵進講為時甚暫請於間燕之餘日理經史以為出

治之本 測海集

戊申巡視京通二倉先景公有倉糧積弊一疏及拜命旬

稽精覈一無敢干以私黠徒某倚勢恣橫前使者莫敢何
問卽劾寘之法傳

還掌山東道以內升歸與自尙書東谷喬宮贊白山衛侍御
澹足諸公爲耆英會公年差少咸重之如溫公之在洛也
傳

于子被召以正四品服俸管刑科給事中事時滿洲株連法
嚴公疏言施仁之法莫大於省刑立國之謀必先於重本
況滿洲皆勞苦功高之人 國家元氣所繫祈 制爲訓
誥昭示子孫以後滿洲犯罪除反叛有實迹者罪及父母
妻子收及財產其餘卽有重罪一準於律不得株連下部

議從之又疏急停報盜之令總計緝盜之功謂緝盜之法最不一矣有縱小盜以誘大盜者有用此盜以捕彼盜者有急之愈去緩之可得者有捕緝於後不如摘發於先者因時設法隨事制宜今乃一切責以先報則事有定名時有定限棘手之事不一便宜之計難行臣謂劫盜原與大寇不同宜與人命事同一例先審定而後題報年終總計其數以定督撫功罪公先爲御史時陳諱盜之弊甚悉其言互相發論者皆謂不易也

傳

十二年三月疏言史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寬仁明斷之君崇儉納諫之主其民必安其事必治其世必興且隆若夫

不寬仁而苛察不明斷而因循惡聞過而樂逞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且亂祈 諭日講諸臣通鑑與經書竝無所忌諱則其文易明其效易覩得 旨俞允名臣傳

又疏請停礮勘清學政曰數年來各省學道貪墨成風以考爲市皆礮勘爲之端也礮勘者勘其文也以爲無疵則無疵以爲有謬則有謬督撫布按因而勒索官宦親舊因而請託旣爲人矣豈不爲己旣無名矣豈不爲利是礮勘虛文斷官停罷

甲寅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吳三桂反叛兵興劾午公請

優恤緣旗官兵嚴禁首告叛犯楊起隆之誣累是年五月升順天府尹部議發庫銀十萬兩合城市買米價騰踊人心惶懼公抗疏停罷民尸祝之傳

十四年疏言臣昔爲河南知縣孫可望李定國尙踞雲貴四川其勢不減於今之吳三桂也金聲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不減於今日之耿精忠王輔臣也而當日人情未若今之驚惶疑懼者由其時督撫有孟喬芳張存仁吳景道諸臣敦行樸儉慎守廉隅吏治肅清民生樂遂也宜特頒嚴諭令督撫禁雜派核軍實官員有剝民敗檢者卽糾參以安民心更審酌勦禦之機宜守漢中進福建江西之饒

撫等處兵使接應建昌浙江之金台等處兵使接應衢州
近見江西浙江報捷諸疏屢言殺賊繁萬然必待殺盡而
後入閩恐愚民無盡草賊亦無盡臣以爲精忠先禽則羣
賊自息如昔日姜瓖作叛山西土寇蜂起瓖既滅土寇盡
歸烏有其明驗也至若三桂狡謀觀以一隅之地困天下
之全力我卽以天下之全力困此一隅之賊待三桂授首
則四川廣西可不煩兵力而自定矣

從政觀法錄

河臣王光裕請捐納生員公力爭以爲不可行者有五時方
急調兵食九卿會議將可光裕奏 上以公言特命一併
再議

升工部右侍郎應 詔陳言畧曰近見會推布按凡參政副使等官俱得拔用恐各官皆萌覬覦之心臨時不無夤緣之弊臣謂推布政仍宜於按察中以次求之推按察仍宜於參政中以次求之不可當此任也方可於副使以下求之此外親民之官莫如知縣今日知縣皆捐納矣又有納先用者又有納卽用者斷宜停止夫以白丁納千餘金便爲銅章墨綬之官豈不爲榮必欲蚤得一縣其意安在是明明以困窮之民爲償債之地也

傳

又疏言近以暑氣亢炎 皇上省躬引咎飭臣工滌慮洗心於內外情形已洞若觀火臣謂欲清吏治極難奏效今日

官至督撫居莫敢誰何之勢自非大賢鮮不縱放道府每
年進規禮再行接括則道府所轄官民如賣之道府矣州
縣每年責規禮再行嚇索則州縣所屬士民如賣之州縣
矣順治中山東巡按程衡劾巡撫耿焯江南巡按秦世禎
劾巡撫土國寶兩撫皆置重典一時天下肅然今巡按久
停雖欲議復恐選擇難得多人惟 皇上欲澄清一省選
一人遣行兩省則選兩人或一年二年再清某省則再選
不必一時俱遣出其不意示以不測使天下貪惡之官不
敢恃督撫之熱交而肆志卽有不肖之督撫亦不敢自謂
處莫敢誰何之勢而庇貪害民矣疏入報聞

從政觀法錄

十八年疏言錢法之設所以利民用自秦漢以及唐宋語國之富曰貫朽語家之富曰萬貫皆錢也非銀也至金元以銀兼錢與鈔而並行明中葉乃專資於銀及闖逆變亂銀或沈江河埋山谷貪吏又或爲厚藏之計致民窮財盡今欲救天下之窮惟有廣開鼓鑄鑄錢所資銅六鉛四而可采之山所司每深諱之蓋恐其時有時無貽備視之累且上司一聞其地開采挾制誅求甚多臣謂宜令天下產銅產鉛之地任民采取有則以十分之二輸稅於官無卽聽之不使留患於後日各州縣自行稽察申報道府勿勿撓多官縱役攪撓其報采多者酌量議敘則官與民無不樂

為廣資鼓鑄將見錢不可勝用矣事下九卿詳定所奏為
例從政觀法錄

兩在言職皆特恩拔擢公益感奮知無不言不少唯阿既
在部為大僚即素有直聲者或緘默固寵公益侃侃言人
所難言不肯苟同嘗己未地震自陳疏有云臣任僉都御
史副都御史言官之長也天下豈無大貪極惡之官臣無
參糾之實力部中豈無朝三暮四之弊臣無駁正之讜言
任工部侍郎戶部侍郎卿貳之官也知官員之捐納濫觴
別無生節之術知督撫之奏銷浮冒別無體察之方實因
庸劣之資竟蹈因循之路報國之心雖在溺職之罪良

多識者悲其志焉傳

公勇於自治嘗曰孝友忍讓吾父遺訓也行之者恕而已吾未嘗不一日反求於心又曰吾歷官四十年無一念不可對天無一事或敢欺人從弟七善公教之成名官至驗封郎中有聲績嘗曰不敢辱吾兄也傳

于清端公之撫保定也公實舉之會公夫人之喪來弔公一無私語于退而歎曰田公公忠愛我吾敢不自勵世兩稱

其賢傳

朱之弼

字右君順天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案轉工科都給事中尋轉戶科遷太常寺少卿授右
通政遷宗人府丞擢戶部右侍郎以議來世德事降
調補光祿寺少卿遷通政使司參議授左副都御史
尋遷戶部右侍郎康熙二年轉左尋調吏部左侍郎
擢左都御史轉工部尙書七年調刑部九年調兵部
丁母憂服除補工部尙書緣事降調尋卒

官給事中極論六部遇事推委政務日弛請行試詢考覈之法
測海集

疏言 國家首重體統尊卑原有定分褻體統而紊尊卑者莫如胥吏加銜一事舊例胥吏供役三四年憐其積勞無過予以議敘選用佐貳今戶兵等部書役別繫職銜既奔走本衙門中復趨踰卿大夫之列非官非吏有玷班行且此輩原系貧乏無賴不數年間家資巨萬衣食服飾窮極奢華非舞弊作姦何以致此況戶兵堂司各官幾經遷轉而此輩歷年甚多愈久反不可去官如客而吏如主流弊何窮請嚴查斥革庶名器重而弊蠹清下部議行

名臣傳

十二年正月疏言小民納糧一也其日有漕糧白糧軍糧卹

孤糧四種人皆樂軍糧卹孤糧遲緩無增耗之費有力之

家往往營求撥兌派漕白於單弱之戶苦樂不均害一兌
軍糧必行折色軍得銀則沿途妄費挂欠之弊由此害二
兌卹孤糧半飽豪強鰥寡孤弱無所控告害三請 敕漕
臣糧道親督州縣畫一編徵盡數輸納敢有撥兌者治罪
又言六部各有章程儻部臣實心任事利自知舉弊自知
革今部臣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事稍重大
則請會議不然遷延日月行查而已不然聽督撫參奏科
道指糾而已不然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已臣愚謂今日
之治惟在擇人久任責成效而定賞罰以行法伏祈 親
試才品因能授職復考其任事後與利幾何除弊幾何視

成效多少定功罪行賞罰無少姑息則人知法必行而事
舉矣 上諭六部務整肅一新不得仍前怠忽 從政觀法
錄

授左副都御史疏言巡撫未得其人其要惟責成都御史嚴
加考核而已巡按之賢不肖卽堂官之賢不肖臣請與同
堂諸臣暨諸御史約一曰操守潔清毋貪污不法一曰舉
劾得宜毋賢否混淆一曰撫按互糾毋瞻徇督撫若臣等
定差不公考核不當巡按尤異而不特薦敗類而不特參
者御史亦得糾臣所以交相勸戒者以此至於巡方應行
事宜御史親歷其事見聞必確應責掌河南道會同十四

道各拜見聞孰爲興利除弊之事詳悉陳奏 敕部院諸
臣定爲畫一奏請 睿裁然後刊刻成書永遠遵行下部
院議從之 名臣傳

世祖方嚴懲貪之令得贓十兩以上者卽流塞北右君言此
令出撫按所糾必無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
不求減贓罪圖保身命雖繫千萬期不滿十兩而止然則
有嚴令之名無嚴令之實也 皇上但擇撫按一大貪者
懲之擇撫按一大廉者獎之眾貪懼眾廉奮矣

十七年夏大旱因奏前山東撫臣耿焯河南撫臣賈漢復墾
荒不實歲增數十萬之賦百姓重困繼苦之氣積爲沴厲

宜加勘驗河南報災戶部言六月內旱 皇上步趨甘霖
大沛處處有秋何以彰德衛輝獨請蠲恤有 旨覆勘右
君固爭以爲地有窳隆澤有贏縮雨露所滋豈無枯槁因
極言覆勘無益與戶部尙書王宏祚力爭於朝宏祚辭卒
屈

康熙七年彙選工部尙書又言閩民攤備兵米及諸繇役之
害 詔切責大吏多得罪去其弊遂革

八年六月 上諭部院科道陳奏民生疾苦之劄上言各省
存留錢糧順治中因軍需迫急曾經裁減遵行已久昨年
部臣又請酌減夫存留各款原留爲地方公用錢一分則

少一分當其事不容已費無所出不得不派之民間不肖有司又因以爲利豈宜較錙銖而不計久大請復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數目百姓可免派累又言人命至重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 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系某旗某佐領下某僕注冊呈 覽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眾 詔竝如所請 從政觀法錄

在刑部以會推事蒙 詰責同列者或勸之自明右君曰君昨一歲四遷不以無功辭今甫一謫卽以無過自白乎遂

歸老於家

徐公肅言每議事與右君及魏環極接茵坐三人所見畧同也
並測海集

王伯勉

字東泉河南湯陰人順治三年進士官至御史

湯陰王東皋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爲 本朝吏部第一

嘗語同官尹瀾柱

源進

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之

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它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池北偶談

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恆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將遺之金約同年館卿錢繩房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

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庫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
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升京師歸里 上有意以都御
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
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
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

清乎

池北偶談

王東臬長文選時內大臣某嘗奉 世祖章皇帝旨逮工部
侍郎張某至部以 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
召公至屬書之公難之曰以譯字命郎中出上意鄂某不
敢不書大臣意鄂某舉雖斷不敢書也三公皆歎服其有

執公管宿部休沐甚少而選郎章奏甚夥五鼓啟事視他
司爲多一羊裘著之十餘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謀曰王
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一持遺公公不
受曰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錢何敢拜公等賜同官公言於
冢宰冢宰力勸始受公公改御史內升時都御史以兩淮鹽
法獎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升借補之員例不奉差
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獎費不敢欺隱以負 主上乃止

池北偶談

常宿官扉五更起治文書每至日廂一不假更胥手

劉海集

--	--	--	--	--	--	--	--	--	--

卷之二

朱之錫

字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仕至河道總督

大學士剛林范文程等請簡翰林官十二人編輯六科章奏以備國史之用公預焉

世祖章皇帝諭嘉之錫氣度端醇才品勤敏令以兵部尚書銜總督河道駐濟甯州十五年十月河決山陽縣柴溝溢建義馬遜諸隄公赴清江浦築戩隄以衛之決口遂堵宿遷黃家口爲淤沙所塞別開新河四百丈於舊渠東泄以通運道

十六年正月疏言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土鬆流匯氾濫之害無代無之前明二百餘年數興大役治水名臣如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等塞決口疏河身役夫俱八九萬至十餘萬糜帑不貲我朝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凡籌河者必兼濟運黃河自滎澤至山陽南北兩岸前明經營遺迹廢弛日甚運河自惠通至董口清口至江規制十存其五欲一一修復工靡帑絀謹酌盈虛權緩急條上十事一河南歲修夫役宜存舊額近以安瀾屢經奏減不知河本湍急未至橫流謂之日安然其湍激之性固無分已決未決也伏秋水漲呼吸間淹岸數里迎流之處縱有重嶂如

穿諸陵■防之也高一丈長十丈之歸非數百人莫能推
挽一里之隄非三萬餘工不成今歲所築閱歲而高者卑
厚者薄加以濁流無定條北條南重隄不支退守月隄月
隄之內不得不又議上工此夫役舊額萬不可議裁減一
淮工宜酌行民修舊例江淮河濟原分四瀆自挽河資運
會淮注海以一淮受河濟兩瀆之水漫決時有工作不停
前明兼用官修民修我朝因之自順治九年定議募夫
支給河銀未議及民修之例河銀有定額用夫無常期難
免顧此失彼宜分別應官修者募夫給銀應民修者派夫
給食米人數少可專派山陽一縣人數多則均派高郵寶

應興化泰州鹽城泰興各州縣協濟則事分工速一隄壩
 宜擇最要者先治揚屬運道與河水相連淮屬運道系黃
 淮交會黃流易致沙淤必借淮流蕩濶方不致梗運伏秋
 之間淮被黃逼不得出清口皆聚於洪澤湖則高堰危故
 堰南有高良湖周家橋兩閘洩水東入高寶白馬諸湖高
 寶湖東通運河南從瓜州儀徵入江而地勢微昂宣洩不
 及則逆隄危故運河東岸有徑河子嬰金灣等閘洩水東
 下射陽廣洋諸湖有灣頭閘有芒稻河洩水南入於江今
 各閘圯壞應卽估計修葺一柳料宜預為籌備令瀕河州
 縣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河民田賃價歸官

每園置堡夫數名布種澆灌責成道廳稽察數年之後徧地成林不惟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稍節一嚴剔誤工病民弊端凡供役之廠夫堡夫流夫隄夫閘夫淺夫鋪夫有姦豪包佔賣富僉貧賄鬻私逃剋減工食之弊采買之柳梢甌石草柴薦柴灰鐵稗米桐油有扣減價值交收有索折乾肥私之弊器具之方船活牖刮版屏斗鐵鏈鐵鑊布兜竹筐鐵管杏葉鐵篋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雪梯有儲備不豫制作潦草之弊宜責司道府廳查報徇隱者以竊職論一釐燬曠盡銀兩凡額設水夫天時陰雨而不赴工者爲逃曠所扣工食銀謂之曠盡恐不肖官吏侵入

私囊前河臣楊方興奏明每季起解河庫每歲冊報工部
今宜令管河廳官立循環簿每幅首行書某州縣額夫若
干工食若干中界爲三十格每日一格書夫幾名某所
工有無逃曠後行書應扣曠盡總數每日送司道查核一
慎重河工職守遇同知以下缺員許薦盡心河務之人升
補吏部推升亦先用曾經舉薦之人凡河員升調降用俱
令候代始行離任一河官既有專責不應別膺差委一請
復舊例歲終察核所屬賢否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一酌議
派補夫食三月又言黃運二河毗連數省巡撫身任封疆
境內河道不當視爲非其職守致調集夫料各省參差請

敕各巡撫其襄河務平時先事綢繆臨急從宜搶救疏
下諭皆如所請行 名臣傳

以兵船率夫有守候越站擾奪奔迫順水行舟諸苦累請自
今兵船分別征勦駐防酌定夫額設官巡查下水舟速停
止給夫疏亦下部議行 名臣傳

康熙元年九月河決原武祥符蘭陽東溢曹縣決口香鐘口
公檄濟甯道方兆及等赴曹縣董築自往河南塞西關寨
單家寨時和明蔡家樓管家寨諸決口 名臣傳

疏言部議停差北河中河南河南附口鎮通惠諸分司令以
分司事務歸併地方官臣維黃運兩河隄防疏濬皆似一

一足到限期不比刑名錢穀之事可以理斷臆決者也河勢變幻工料紛雜天時不齊非水則旱或綢繆幾先或補苴事後或張皇風雨倉遽之際或調劑於左右方圓之間往往數武之地竭千百人之拮据而不足北河所轄千有餘里其間三十餘閘中河所轄黃運兩河而董口尤運道咽喉青黃交接濁流易灌南河所轄在淮黃江河之間東西南北相距爲遠天如閘口每多沙淤爲患南隄泉源三百餘處雖濟兗二府所屬近者或出道隅遠者偏藏僻壤夏鎮地屬兩省鑿石通漕形勢陡絕節宣閘座尤費經營通惠浮沙易淺酸水易衝塞決之役歲歲有之各分司職

掌裁在 敕書難以殫述若云歸併府佐則府佐原有管
河之責是乃裁革分別非爲撥官管理況徵夫間料地方
官民皆不樂聞府佐職微權輕上下掣肘呼應不靈易致
貽誤至於地方監司其錢糧差役盜賊詞訟供應兵差緝
解逃人甚爲赫劇河屬修防固未嘗不資其協助然責以
終年累月往來奔馳駐守河上揆之事勢萬萬不能況源
流之上下相濟夫料之緩急通融分司與各道界壤迴不
相同若應合而分則一間座也上流以爲應開下流以爲
應開一額夫也在此則欲求多在彼又復患少不但紛競
日多必致牽制誤事更當巡道既裁之後兗西道所管之

曹黃道東阿陽穀等縣運河已改併濟甯道矣揚州道所
管之運河已歸併駙傳道矣淮西道所管之黃運兩河已
改併淮海道矣又以駙傳道兼攝揚關權稅淮海道兼攝
版關淮倉清江權稅是一道而已兼數道之任夫稅務猶
可坐理若增一泉汎河汎道里相距率皆數百里而遙百
務繽紛此身羈縻渺渺水濱欲聞其足音不可得也又況
自應而至道自道而至臣衙公署文移往返道路迂迴坐
誤事幾有不可縷悉者蓋臣屬之設司應於沿河各境猶
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今若專任末僚之佐貳而以事繫
地遠紙上兼攝之監司承接其間黃運兩河各不下二千

餘里倚臣之一身總理急此而遺彼顧東而去西異時萬
一貽誤運道收拾艱難爲憂方大是安得不爲長慮卻顧
哉應仍循舊例部差分司以重河防以保運道疏入得

旨俞允

名臣傳

直隸山東河南總督朱昌祚疏言之錫治河十載殫力宣勞
當旱溢相仍則拮据夙夜若隄渠挑濬則南北馳驅受事
之初河庫貯銀止十餘萬兩頻年撙節現今貯庫四十六
萬兩有奇核其官守可謂公忠體

國云云

名臣傳

十二年八月河道總督王光裕疏言之錫生而盡瘁歿爲河
神江淮兩河商民追思惠政每步危履險祈禱卽驗邳州

宿遷中牟陽武曹單等縣皆爲建廟漕梭運丁亦瘞像尸
祝其生前保運安瀾固分所宜盡而其始終爲國爲民

之精誠能於歿後有驗謹據輿情籲請錫封疏下禮部

部臣以河臣封神未有成例寔其事今上乾隆四十五

年二月巡視河工允在事諸臣請諭禮部以之錫歿

爲河神屢著靈應賜封助順永甯侯春秋致祭名臣傳

總督河道時黃河秋決漕運維艱之錫竭力經營不避寒暑

凡所修築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凡夫役工程錢糧職

守及諸利弊因革損益之宜一一條上幾數十疏俱覆議

報可於是運梭無阻而近河之民得免水患壬寅歲稔山

東淮南道燼相望之錫設法倡賑全活甚眾

浙江通志

李之芳

文襄公

字勳獨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授金華府推官以卓異內升刑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郎中授廣西道御史十八年巡按山西康熙元年請假歸明年補湖廣道御史巡視浙江鹽政七年掌京畿道事尋掌河南道事內擢左副都御史遷吏部左侍郎十六年授浙江總督欣精忠叛福建公奉命進勦平之入爲兵部尙書尋調吏部敘功予雲騎尉世職淮襲一次授文華殿大學士俄休致回籍三十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三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授金華推官決判如流會知縣缺官公剛日理府事柔日理
縣事謝請託推豪強輯流亡息冤獄御史按部當慮囚公
不攜案牘口占獄情纖悉畢具御史以是服其能方修賦
役全書一以屬公書成達部以卓異薦

彭紹升換事狀

婺城當兵燹後土著流散市鮮寄廬卽有舊家舍宇悉爲墮
征將卒占住民多露宿野棲公逐一清查將營弁大廈十
一所兵房一百五十七所給歸原主民始得聚廬而居焉
年譜

東陽多盜賊鄉兵團結爲社武弁好事動必徵調上司委公
查覆公謂設防以來民旣苦土物之餽又苦芻茭之供若

再迫以奔走折衝恐馬力竭而泛駕也防官誠能訓練精銳之氣自倍安用此不知步伐之社兵壯其旗鼓乎隨給

示禁飭

年譜

總兵馬進寶駐金華性驕縱步兵抑買民物官吏緘口莫敢

問公繩以法民乃得安後進寶以不軌伏誅

年譜

辛丑歲公衣繡衣按行山右末期年朝議遽令回京公甫得命卽將案牘促送他署吏或有請檢校者公曰吾之檢校

久矣卒不覆閱

李振裕白石山房文集

十七年改掌陝西道巡按山西時方造滿洲曹官清核總欠有司多悉索以待公移牒所屬毋許苛斂及私通賄賂令

卷之二
三
肆百零陸

下皆斂手奉法 事狀

康熙初鄴園官御史骨鯁無所避 聖祖既親政鄴園疏論

天下督撫大吏貪黷狀請嚴加甄別他所陳奏多關 國

體 上稱為真御史 測海集

疏言各省錢糧定例官收官解乃各州縣私僉大戶承值民

聞畏懼如赴湯蹈火百計營脫官吏黷貨免此僉彼鄉愚

不諳倩人頂充因有棍徒包攬將在官銀米任意花銷仍

累原僉里戶備償小民膏血有限不堪一剝再剝雖加筭

筆終無所得故各省侵欠錢糧為數甚多追補還官者十

常不得一二總緣陋規相仍各色不一有司視為故常耳

錄

苟且欺蒙將何底止乞 敕各撫按力行整頓察革陋規
凡州縣徵收銀米暨令佐貳官彙解遇有借端科索者許
佐貳官揭報州縣州縣轉報撫按提問治罪揭報之佐貳
官酌加獎勵如撫按釐剔無效州縣奉行不力並嚴議處
分疏入得 旨私僉民解病民殊甚下部議如所請行

康熙四年疏請甄別大僚言 國家用人分別賢否近日廷
議停止考滿在外官員聽該督撫題參在內各官聽各部
堂官查參是內外交武各官猶有甄別之法在至在內部
院大臣在外督撫提鎮其賢否關係尤重近日部院大臣
能人人精白擔當盡破推委因循之故習乎督撫提鎮能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百一十一

人人正己率屬軫念兵民之疾苦乎乞迅 賜甄別擇其

尤者立予罷免則人心震攝而實政修舉矣 臺諫奏議

五年春旗人以所占畿地多瘠下請易它地有 旨遣官查

勘公上言農功伊始不宜擾以官事報聞 事狀

巡視兩浙鹽課到官三日集諸商立發引日省商人規例銀

十萬兩並革按臨各所掣鹽供應飭運司官勒商人水程

陋規禁各官鑽營掣鹽嚴關員盤驗需索治捕役構通販

私又劾商人汪仲炎等朋比作姦方按治仲炎走京師匿

給事中汪之洙所公再疏劾之之洙坐免 政學錄初葉

八年五月內大臣釐拜獲罪拘禁大學士班布爾善以結黨

行私快誅公疏言近者班布爾善任意稟擬已置大法自
此政本肅然一清矣臣惟稟擬爲政本所繫昔時大學士
等俱內直諸司章奏卽日稟擬 世祖章皇帝而賜裁決
立法至善自順治十八年以後惟輔政大臣內直大學士
等在外疏奏俱至次日看詳及進呈候 旨止有學士而
大學士不預非所以昭嚴密請仍復舊例內直看詳卽日
稟擬公同候 旨永杜任意更改之弊疏下部從之
又疏言 世祖章皇帝時賞罰出於至公其時之督撫不敢
恣睢無忌率有司以虐窮民然猶不時甄別處分以防其
壞法害政之漸輕則降革重則提拏斧鉞凜然未嘗少貸

故當時吏治肅清民生不困豈一時之督撫皆賢彼誠有所畏也自順治十八年以後督撫率多夤緣而得有所恃以無恐勒索屬員擾害百姓以下僚爲奴隸任傳宣爲爪牙橫取財物賄賂權姦根深蒂固惟其意所欲爲夫直省億萬之眾皆世祖章皇帝留遺之羣黎皆我皇上愛養之赤子其能堪此輩臉削爲也自與受同罪之法嚴無敢糾督撫之貪婪者與者不認則言者涉虛卽確然有據亦不能執其人而問之矣豈但不能糾督撫且不敢糾司道守令糾之則干礙督撫安有督撫承問而不力爲脫卸謂盡屬子虛者數年以來未嘗因貪縱而重處一人反得

粉飾功次冒濫加銜有貪之利無貪之害彼又何憚而不
怙惡以自恣耶近者 皇上親政屢 頒諭嚴飭亦不糾
一二有司以謝責夫表不正則景不直安足除貪盜風而
蘇民生乎乞 睿鑒親裁罷黜溺職督撫庶吏治漸有起
色疏下部知之尋甄別各省督撫罷黜降用休致數人
名臣傳

九年上疏論吏部考功條例日繁外官參罰處分日甚一日
卽以罰奉論有泄任一二年罰奉至十餘年者俯仰無藉
勢必取之於民故貪吏常多而不可禁且例之所在不問
賢不肖而但繩之以法雖廉能之品一遇細故亦多誣誤

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害政將焉用之況例錄則難省輕重之閒權歸胥吏黷貨舞文何所不至宜照順治中舊例其因公註誤者但令戴罪供職考功新例概令刪除下所司知之

事狀

十二年除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諭長子鍾麟曰賈表之嘗謂仕宦當作御史否則為將帥余先任御史今擢總督居然將帥之任矣生平大節汝所稔知脫有緩急則以家財濟之嗣是軍興召募健兒犒賞餽饋所費鍾麟鬻產供應如公命

年譜

十三年三月疏言逆藩吳三桂陷湖南恐煽誘滋擾浙江提

督標兵應復前未裁減時原額令各營使用鎗礮爲攻堅
擊遠計疏甫入逆藩耿精忠執福建總督范承謨據福州
反公聞變疏言賊兵已至蒲城衛屬仙霞關與賊接境而
常山一縣又爲西南孔道臣已分調官兵星馳守禦請急
敕江南省調兵赴援江西省調兵謹守玉山鉛山要路
以固封疆疏入 命都統賴塔率江甯副都統瑪哈達瑚
圖等及駐防兵赴浙江 諭令與之芳商決軍務 名臣傳
公聞亂卽統標兵並杭協兵自杭赴衛時撫臣以下謂會城
爲控制重地不宜移鎮公曰方今事勢所爭在衛倘上游
失守不但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安席矣遂裹糧倍道

廣仁堂

行抵衢駐節命副將王廷梅李承恩等禦仙霞關

賊眾鷓張承奕謀出仙霞公既遣將先據險隘斷其出路次

防溫屬平陽處屬龍泉諸要地水路溫屬黃巖台屬象山

甯屬定海暨杭紹嘉瀕海要地蓋欲逆搆連海氛分道入

寇公先調遣省鄰兵捍衛之離海賊氛以疑貳牽制之

公之戰於杭西也先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 朝廷厚恩

陳說順逆大義眾感泣願決死戰遂同將軍頌薄賊營接

戰久退入壁公率諸將進攻復鏖戰賊發礮擊轟聲震天

鉛丸如雨及公馬腹左右請少避公曰三軍司命在吾少

退卽爲賊乘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吾不知有身矣麾眾進

兵大敗之翼日復進逼公氣益奮士卒益用命陳斬賊帥
斃器械無算是役也提兵不滿四千擊賊數萬眾無不一
以當百屢戰屢勝賊鋒大挫匿不敢出自是溫台金嚴紹
諸路皆捷或馘渠將縛黨逆有投誠者推赤心待之難民
流亡失所者安插撫慰全活之竊踞地方漸次恢復

前此公數請於 朝添兵前進部議責公保守公奏欣逆動
卒皆畢聚於衛今欲搆賊巢穴必由衛一路此處盡其精
銳奪其關隘諸路不難耳解雖賊深溝重壘守河西然其
南則江山西則常山皆可開道截其糧運并斷歸路我兵
一進使賊首尾受敵便可相機撲勦以通入閩之路云云

會大將軍和碩親王奉 旨進兵問公曰賊勢張能必勝乎公曰必勝已見奏疏中矣王復遣人問所策果萬全乎公曰今大兵已發若復猶豫則士氣沮喪人心疑惑何以成功遂謂王曰賊寇情形久在目中明日捷音至矣已而羽書報聞王大喜曰岳忠武之策楊么不是過也時賊將馬九玉方逼衛爲壘我兵由南門銜枚疾走繞出其後破大谿灘此直取江山一師也賊敗奔仙霞復謀屯聚而三關盡爲我有進退無措此直取常山一師也公形之條奏者如畫沙聚米俱有成算故動輒有功

八月合軍克大谿灘復江山縣馬九玉猶冀繞道奪仙霞關

而請軍已受公密檄急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等窮蹙
迎降大師遂入關

張文貞公撰墓志

馬九玉既遁我兵搜獲居民六十餘人軍吏議置之法公曰
此是守土勿去之百姓卽不肖從賊之百姓亟宜招徠完
聚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之民也盡釋之

年譜

冬十月自衛入關獲賊將馬鵬鵬素梟點聚眾於常玉德輿
窺關江西圖浙形勢者磔之和碩親王大兵進壓逆營耿
精忠計窮勢極遁逃無路遂乞降檻送京師公留師中且
賊且撫靖海氛安鄰境歷二載關始平

沈德潛撰傳

先是民有陷賊來歸者爲茅屋二千餘間別男女居之給其

會有田者予以耕種具又命屬官於八閩通衢設粥食飢民凡五年活民一百二十餘萬

沈傳

賊平上疏請蠲被兵州縣錢糧畧言金衢嚴處溫台諸處悉已恢復百萬生靈獲出湯火但陷賊三載家資盡於考掠田廬化爲邱墟未絕殘黎復遭疫癘臣惟國家討逆靖亂總爲急救生民今此鳩形鵠面之子遺皆異日辦賦輸糧之赤子若不及今延其喘息必至將來有土無人請將康熙十五六年一切錢糧概行蠲免仍照墾荒法分給牛種寬以三年之限照例起科以昭大信於天下疏四上得

請事狀

我師復溫台處諸府旗將多掠平民爲奴婢公勸止之不能
得乃倡僚屬並募諸富人各捐金贖之至十八年春地震
求言復上疏極論其事請 敕諸將各還所掠爲廷議所
格幾得罪 事狀

予告回籍杜門埽軌坐無雜賓唯架上理學及經濟書數百
卷晨夕繙閱如對故人常談討古今惟以天下善人君子
得行其志爲快聞朝中錄一正人必欣然曰天下蒼生福
也 沈傳

入官罰各省刑獄若有一縷生路不求其生是由我殺之也
審定囚籍多所平反 沈傳

公子鍾麟出守潮州時公予手書曰惟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祛弊惟廉足以養民惟敏足以集事子孫世守之

沈傳

巡撫浙中者前有范觀公後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今稱之武定之才視觀公爲優當行兵時施其智術亦能得其權心武定先與鎮浙將軍結納爲兄弟及耿逆作亂武定言於將軍曰今勢危全要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馮以立事今與將軍約萬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關白將軍卽當按法治罪迨後別爲庇護操縱總由吾等百要使民知吾等不護兵以辱民而已將軍唯唯未幾適有是事武定聞而升堂作色令標兵皆擐甲發令箭召將軍兵百姓觀

者數萬移時而將軍縛兵至以法治之一時歡聲雷動武定又填家資及用庫金之無名籍者以充犒勞凡滿兵向前者必拊其背獎諭賞賚之故滿兵亦歸心焉武定於督兵王子及領兵將軍皆用此法王子將軍見其兵民歸向肯擔當事亦倚以爲重以故內外和輯又臨事煩能不動一日與賴將軍拉將軍同坐一山望見一二十人擁至從者不敢誰何兩將軍皆失色武定自頻將其鬚徐步出帳外來者至皆跪武定和顏色問曰汝兵耶必有苦試爲我言之眾曰無之曰或有條陳事試爲言之又曰無之武定曰然則欲何爲眾曰吾等前私通於賊受有吳耿兩家札

付觀成敗爲去就今被公厚恩視吾等若骨肉心不忍有二故自首於公後有賊至當奮刃以自明也武定垂涕慰之曰汝等皆忠肝義膽之人也吾何以得此於若輩應時悉焚其札付而以牛酒犒焉眾皆欣然而去兩將軍於是大服後某以是事問之曰如此比者尙多每與之語果能不動雖平常語無卽答者必稍存思而後應

榕村語錄

世宗憲皇帝命立賢良祠祀 國朝名臣德之大者以文正湯公斌爲冠功之大者以文襄公爲冠卽成周記功宗作

元祀意也

沈傳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二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元和 王炳燮 駁齋

王 熙 文靖公

字子雍順天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尋遷司業中允洗馬諭德充日講官轉庶子遷侍講學士擢宏文院學士旋充經筵講官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考滿加禮部尚書銜尋轉左侍郎康熙三年以失察欠糧舉人入場削尚書銜尋調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調兵部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太傅以足疾屢疏乞休四十年

允致仕越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雍正八年入祀

賢良祠

世祖大漸被召至榻前口授遺詔令潤色天下至今傳誦之

陶正靖撰傳

公為左都御史疏言潘臬兩司總理錢穀刑名守巡各道分

泄各府州縣職任綦重其貪穢暴酷者固為民害即闒宄

衰庸病廢者亦足貽誤地方乃近來督撫因其地近情親

彌縫便巧互相容隱糾劾無聞請 敕部嚴定處分得

旨如所請

又疏言八旗官學教習向以恩拔歲副貢監生考取近因人

少參用納粟監生不皆文理優長請改令舉人預考禮部
會同監臣嚴加考選竝派博士助教等官時至官學稽察
勤惰及諸生課程疏下所司議如所請行

從政觀法錄

康熙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於時一歲賦入半耗於兵饟
而雲南閩廣三藩所駐之地尤甚公首陳裁兵節餼之議
謂滇黔業已蕩平兵額急宜汰減 詔下所司議省額餼
百餘萬

張文貞公集志

又疏言閩廣江西湖廣等省官員自置貨物售之所屬兵民
或指稱藩下挾勢橫行放債取利省會要區徧置官商占
斷利孔致小民以貿易爲生者皆顛連失業請 敕部詳

議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大小官員如有持己資與民爭利及姦商藉藩下勢橫行者嚴加治罪得旨下部申嚴禁例從政觀法錄

康熙六年公疏言六部滿洲員外郎主事與郎中一體辦事乃漢官則以一司之事專委之郎中其員外郎及主事不過積奉待遷自後應照滿官例各勤職業其不辦事者卽行劾罷今各省關倉抽分造船等事已歸有司管理停遣部員其戶部漢主事二十八員工部漢主事二十員當酌議省減在京六衛管徵錢糧二千餘兩設守備千總等官三十六員實爲閒冗亦宜裁併疏下部議員外郎主事令

與郎中同辦事裁戶工二部主事十七員千總六員

名臣傳

又疏言近例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優授知縣恐有不肖姦民借資爲市貽害地方宜改授散秩以絕徼幸又現任官員捐助銀米博取議敘每云設法捐輸夫設法之中何可究詰名出私聚實則取自民間請一切停罷竝從之

名臣傳

時平西王吳三桂駐雲南平南王尚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駐福建擁兵險制三桂驕縱尤甚公疏言直省錢糧大半耗於雲貴閩廣之兵饑就雲貴言藩下官兵感需奉饑三百餘萬本省賦役不足供什一勢難經久臣愚以爲

滇黔已平錄旗額兵亟宜汰減卽藩下餘丁亦宜散遣屯
種則勢分而饒亦裕

名臣傳

七年五月疏言近因天氣亢旱金星晝見 詔臣工指陳闕
失伏念 世祖章皇帝精勤圖治諸曹政務皆經詳定數
年來有因言官條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題請更張者有
會議興革者則例繁多官吏奉行得以任意輕重乞 敕
所司詳察現行事例因變法而滋弊者具題改遵舊典其
近年新例實有便於今日者亦條晰不得不然之故統候
睿裁定奪畫一永遵 上命各部院如所請條議

名臣傳

癸丑五月轉兵部尙書六月同議撤三藩事十二月間吳逆
之報卽赴 內朝集議至除夕始歸甲寅三月密疏請蚤
正叛子之誅并清亂黨之患以安人心絕禍本 上命議
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應熊三桂子尋伏法始三桂
馮藉其子爲內應反書朝間是夜京師內外所在失火尋
有僞朱三太子之獄捕繫百千人掠治訖不得主名皆其
黨爲之而三桂狂狃所及西煽秦隴東蔓江浙自謂角距
已成 朝廷必不殺其子以爲招故上書多嫚語 上神
聖已燭其奸特以尙主示不忍及應熊誅三桂驚悸殊不
意舉軍慟哭竟以是恙發病死人皆避公之能幹大莪云

韓英撰行狀

韓英撰行狀

尋奉 命專管密本漢臣與聞兵機自公始

傳

二十年冬雲南平明年五月卽家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
尙書於時逆氛初靖民生甫離兵革公與勒公明公及李
文勤公同在政府務以和平寬大宣 上德意罷權宜之
計停加征之額遵奉 詔書次弟興革有應奏請舉行者
悉陳於 上前無隱

墓志

特遣侍衛五格齋 賜耆年舊德扁額及對幅傳 諭曰卿
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無日不念老臣也近日九卿
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時不在朝中故

特書以賜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
意名臣傳

五十年四月 上追念數十年中諸大臣論及公服官最久
盡力矢忠保全名節云名臣傳

公內行完備十二歲母梁夫人病篤誓減算以益壽禱於天
者四晝夜母歿哀號昏絕數次日鼻出血升餘文貞公抱
置懷中食頃始蘇

公以文貞公好游處常備歷西山諸勝恐勞於登陟乃構怡
園於宅之西偏亭臺花木歲加葺治文貞公顧而樂之及
侍疾奉湯藥不敢頃刻離左右文貞公捐館舍號泣如孺

子良嚴盡禮感慕者終身顏書屋曰慕齋明志也

建百堂
行狀

公能持大體有遠慮茲爲學士撰平定三逆方畧失 上指

一日 上諭閣臣曰當三桂初反時漢官有言不必發兵
七句有苗格者又其時漢官盡移其妻子回家何也卽

顧炎曰汝爲朕載之茲退而皇恐語公曰當奈何公奮曰
待縛我之東市君乃載百公大言於閣中曰有苗格乃會
議時魏蔚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
豈不是誤國漢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從分
別豈不是背主漢官負此兩大罪之名復何顏立於朝乎
因語大學士明公幸好爲執奏也翼日入見明公爲 上

言畧引其端公卽繼之懇懇如閣中語 上微笑曰朕固

知此兩事載不得也事遂寢

行狀

公又嘗語諸學士吾嘗從 駕椒園 世祖問我幾子以二

子對蒙 賜名克善克勤克善實能文我不令之與試不

然者當丁酉時我不免作高郵公矣吾又屢辭典會試師

生沿習久恐亦不可不慎也

行狀

內外姻戚之不給者助之如不及常贍其孤寡或延師以訓

其子弟京師葺學育嬰堂月有施予貧無告者生則衣之

歿則槨

行狀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新羅王

ノ

壹百陸拾陸

--	--	--	--	--	--	--	--	--	--

陸

張貞生

箕山先生

字幹臣江西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至侍講學士

辛亥秋 駕將出關謁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議公時爲侍

講學士於乾清門面奏言過慈下考工議革職爲民蒙

恩止鐫二級於九月二十二日扁舟南歸學士居富川有

講學園卽文信國故居也一時賦詩贈行者甚多

公爲國子司業時刻鄒南皋先生宗儒語畧頗闡陽明良知

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書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喫

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煙

瀕行至不能具裝故人餽贖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予亦

贈詩三首其一云上殿似聞辛慶忌行吟休擬楚靈均學

士尋奉 特旨召用 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居王山與木石為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

並池北偶談

先生嘗言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

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又云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清

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眾山動搖人立其上腳跟不穩

風欲挾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

而危矣

又云巖棲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

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憫我童蒙茫茫涯涘逐景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顧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尙勉爲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

又云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煩自煖不火自溫又云客來山中者輒贈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歿底人方不爲生歿所奪可爲忠臣可爲孝子可以樂天可以立命

又云人能於作官時動靜言色無異於作窮秀才時則其立志之高可知

又云潔己愛人四字是居官要語夫居官之不能愛人由於持己不潔持己以潔亦不必別有事於愛人而人之蒙其愛已無涯矣

並王山隨劄

性恬澹精研理學家居構我師祠又捐宅爲誠意書院與諸弟子講論其中康熙乙卯以原官起補卒年五十有二所

著有庸書睡居隨錄王山遺響若干卷學者稱簣山先生
西江志

--	--	--	--	--	--	--	--	--	--

耿介

字逸庵登封人順治進士官至大名道

康熙初由翰林外補大名道澹泊甯靜卓有風軌痛革陋弊
苟且不行吏畏民懷未久以憂去父老走送數百里畿輔
通志

爲福建巡海道築石城以捍盜寇除積弊革冗費丁母憂歸
從孫奇逢游旣以詹事湯斌薦授詹事府少詹乞休旋里
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所著有理學要
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恕堂存業行於世河南通志

郝浴

字冰滌又字雪海號復陽直隸定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湖廣道御史奉命巡按四川尋爲吳三桂所忌誣劾論氛流徙奉天康熙十二年三桂反尙書王熙給事中劉沛交章薦公爲部議所格侍郎魏象樞又力薦公得旨召用復原官十年六年巡視兩淮鹽課明年擢左僉都御史尋遷左副都御史權廣西巡撫二十二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一二十六年入祀賢良祠

崇禎壬午癸未間遭兵亂避難山中新讀易不輟夜步河干

尋味義理值狂飈疾雪浩然忘歸 梁清

公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留心時務
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
朝典故居官忼慨有志畧見四方猶未
亂爲己任 汪苑撰墓志

公孝友真篤少時念祖喪未葬輒自招左
入膏理其至性有過人者 傳

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
附明桂王朱由榔踞川南寇掠九年平
梳李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敘州重慶

甯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眾數萬薄城

名臣傳

保甯士民

洵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陣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齎啟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拔責以大義謂不灰於賊必灰於法三桂不得已始自蘇州至公面授方略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功居多

蘇志

先是歲屢歉撫臣請贖以牛種每牛輸租八石歲運軍前爲道險阻人牛俱斃川民苦之哀籲撫臣噤不敢應公特疏言當日給發牛種意在救民非以謀利若再責牛租勢必流而爲奸散而爲盜是無蜀也 世祖允豁民困以蘇傳

在保甯關中 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著公疏畧曰秦兵

苦於轉饗川兵苦於代哺是兩敵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冀秦之助而後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外竹木成林結茅爲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眾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其它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儻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卽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上游獨饒鹽茶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

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
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
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
滇賊所持不過皮兜布鎧烏銃刷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
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
而用滿兵雄騎爲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固賊技不足
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爲獸散矣臣故謂用土兵便

志

基

又言上賊投誠給札授官恣行劫掠甚爲民害請嗣後願歸
伍者歸伍其願爲民者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

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徵俾民有一定之額下部

議行 名臣傳

詔令三桂次弟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次骨潛使使誦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爲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喉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 墓志

甲午春湖北撫軍缺當路爭言公才可用且援異時守保甯爲據三桂益側目於公忌公再起與己爲難乃復撫公前

疏指爲冒功將置之死 世祖特從寬宥流徙盛京安置
愚齋集

公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
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旣而
築書室三楹閒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
以主敬窮理爲功夫以身體力行爲究竟如是者垂二十
年而始歸 墓志

故侍郎董公國祥同在徙所見公讀書琅琅笑曰我輩尙思
復用乎何改苦乃爾公曰願晦何常假一日位卿相何以
救天下蒼生董公嗤其妄公澹然不爲意每懷四十無聞

之懼或奮身自擲幾於傷股其厲志如此 傳

三桂反侍郎魏象樞薦浴才學識兼優不宜終棄得 旨召

還錄用復原官遷左副都御史疏請官員非正途出身者

雖經保舉仍照常升用不準考選科道擢廣西巡撫請復

賑濟貧生學租銀米允行 從政觀法錄

乙卯仍補湖廣道御史公上章首言 聖心為戡亂根本兼

請 召對滿漢閣部諸臣商推大政勿待事至而後議詞

甚剴切 愚齋文集

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逆藩吳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勦平涼

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用鄭陽之兵攻興

安調河南之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禽疏下
部議令在事大臣相機而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徵求
致正額反缺又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繫攤派里民比及
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饟時多索收饟之費任意遲
延請 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湖山東
河南額征耗米折銀以濟軍需疏竝下部議行

名臣傳

是時各省用兵籌餉孔亟 上特遣公巡視兩淮鹽課以佐
軍需淮政積壞久矣公乃潔己率屬殫心剔釐宿蠹一清
商民交便無何淮揚大饑公爲捐輸勸賑平米價設藥局
開粥廠所全活甚眾而又親履各場隨地設閘引江海潮

水以灌河渠通鹽棧自是百廢具舉轉饒大有賴焉

愚齋

集

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畱差一年魏敏果復公書云公之視
鮮政與區區之佐司農者皆世間最淡之人居極濃之地
者也天之所以困吾輩者在此所以成吾輩者亦在此以
平日險之站立腳跟豎起脊梁使義利兩途禍福兩端雖
飲食夢寐閒亦自了了分明誰能奪之又誰能助之哉讀
來書云二十年清操不肯沾一點以自墮一言自定萬境
皆非吾輩之自信如此究竟人之相信卽在此自信中矣
若鹽務之艱難商民之困苦公所優爲者不遑計也

寒松

粵西甫脫兵火閭閻凋敝官斯土者漠不以吏治民生爲念
公乃大示懲勑設廳通衢許被害者控訴特糾十餘人屬
吏始各奉公又疏請汰虛靡之馬裁添設之兵預防要害
簡練精銳四事皆報可傳

往者滇中班師例出黔楚後乃假道粵西公力言上司竝無
郵傳馳驅瘴煙毒霧中未便由粵西灘高舟小人楚往往
覆沒舊例於永都接換後令送抵長沙公亦照往例交卸
兩者皆荷 俞允粵人如釋重負至戡兵相聚思亂公捐
米千餘石以資口糧沿途押送定藩舊旅歸旗道路訛傳

人心風鶴公與同事者審定去留悉心區畫遠近晏然

又請 御書清慎勤等字頒發各省督撫縣之堂上俾閩省

士民均得瞻仰以垂億載得 旨俞允又言粵西外控土

司內制務獐今已底定大兵盡撤守兵議裁惟撫標官兵

不宜再議裁減疏下部議準留其半又以廣西巡撫馬雄

鎮傅宏烈先後為逆孽吳世琮世璠所害請建雙忠祠於

桂林 名臣傳

翰林灌亭王君素未謀面讀公錦江十六疏驚且歎曰當吾

世乃有此人哉輒造公邸舍值它出乃登堂設坐再拜而

去 傳贊

記壬子歲公自關外託蔚州公致書於余意極懇洽甲寅乙卯間與公同朝時過余邸執手論學語及時事輒愴然泣下嘗曰學者於倫常實際處體驗方可入道否則猶虛談也公所見之精切如此嗚呼宜其過人遠矣

愚齋文集

公卒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既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

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

雜雅

爲公同門生故與公

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几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既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願請務俾德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將嚴追補奉旨特稱公

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日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

蓋異數也

施閏章

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仕至翰林院侍讀年六十有六卒

先生天性真摯母被出而父尋卒先生隱抱巨痛卒百計乞請於祖母吳太夫人挈其主與父主同入耐廟據地號慟哀感旁人議者謂先生善處骨肉之變

本朝諸公傳

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游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

天子大婚禮成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游粵西諸

山水箬粵江賦以見志

補刑部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日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籍籍言公可大用矣

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饑嚴迫屬邑多連賊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閒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僞諭令輸租以遣之因循歷崇山廣谷閒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自

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待講
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
是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
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
問業者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

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
涕不能自已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歎喪
困厄賑恤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 並湯文正公
撰墓志

宣城施愚山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

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

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池北偶談

○案湯子遠書譽字次仲號砥園尙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

新淦有虎屢殺人公爲文禱於山神翼日有虎曳尾入邨中

一婦人以春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絕二林居集

先生素以理學世其家至是延楚儒楊洪才配庵與之辨析

問難所在設講堂人人興起及去臨江府有清江繞城民

以是江如使君因呼爲使君江復請先生講學三日乃聽

去 本朝諸公傳

愚山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己任嘗講學湖西羣父老子弟環而聽者輒數千人間孝弟忠信禮讓之言往往至於泣下當世推論文章理學莫不以宛陵爲歸嘗謂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今世說

先生分守江西政聲籍甚公議以爲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下請不遂至是修怨焉此不畏強禦之大節也先生之學本於王父中明

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又嘗從沈公耕巖得間漳浦之學故其和齋斟酌不名一家乃學術源流之所在也先生之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尙書雖未竟其用然尙揚歷槐棘多所發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最爲闇澹又以工於詩古文辭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矣全

謝山施先生年譜序

爲刑部員外郎識決明敏視學山左有冰鑒之譽轉湖西道參議湖西故荒瘠多盜先生撫綏有方袁臨閒稱之爲旌

佛子 宛雅三編

召試卷閣擬一等後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字改置二等先
生五言詩清絕王漁洋極爲推服當時與宋荔裳齊名故
有南施北宋之目

鶴徵錄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四

元和 王炳燮 髮齋

湯斌 交正公

字孔伯號荆峴晚又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
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尋外
轉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旋移
疾歸里丁父憂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都御
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鉉俱以公應 詔召試一
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邊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俄奉

旨補授江甯巡撫二十五年春以禮部尙書管詹

事府事 召入充經筵講官竝充太子講官二十六

年以會議董漢臣事爲左都御史璆丹王鴻緒副都

御史徐元琪鄭重等所劾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

告沽名干譽而詹事 少詹事舒敘開音布翁叔

元復劾公不當薦耿介吏部尙書達哈塔獨上疏請

與斌介同罷竝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

哈塔俱降級畱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

省 聖祖手詔慰畱九月有疾 敕御醫就視改工

部尙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
劾部議降二級畱任如故十月疾少閒屬有興作度
材通州歸得寒疾夜半氣逆上遂卒年六十一陝西
江西江南諸大吏竝采衆議請以公入名宦祠報可
雍正十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道
光三年從祀文廟

公八九歲時聽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卽習儀節徵實
行王巽之 洛學編

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罵賊賊父祖契攜公避兵流寓浙
江衢州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公隨

其父還里 邱慶善孔門實紀

公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書山中每念趙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勵嘗中夜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
中州道學編

順治十二年春應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歿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竝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院温語久之

彭紹升撰事狀

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礮石盜至卽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

汪琬撰墓志

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十兩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爲少謂公曰盜界我銀令我自儉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卽遣出關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大驚欲遣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糴十餘日勢不

得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母歿甯治喪陳爲其下焚歿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

楊椿撰傳

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饑例支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軍帥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歿獨能不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

事狀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

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爲贈者其於上下閒如此

先生任潼關時無取於屬吏屬吏不得肆暴百姓無取於津吏津吏不得貽害商賈無取於武弁武弁不得剋減軍糧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關中來者有望門而拜者有經過塋中拜其祖墓者其得人心如此

語錄

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粵都山爲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成功犯江南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謀白巡撫

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卽移兵爲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

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禽

事狀

公乞假歸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會怡然自適官

吏不知公者或相陵侮亦置不校也申憲公服闋聞孫鍾

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

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

墓志

公旣官參議康熙己未舉鴻博 召試授侍講 命錄平日

詩文進 覽首篇系親耕藉田頌 上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又閱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

親之句 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

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常隨事體認於道轉覺親切詩詞樸拙不勝惶恐天顏和霽從容顧問甚詳一時感歎優禮儒臣爲國家盛事

熙朝新語

河南災閤臣議遣官往勸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州縣一間遣使輒輟耕以待勸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勸良使已而河南果畏勸災諱者過半

給事任辰日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日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為慮乎

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

何足恃乎

上宣諭湯侍讀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 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 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理學 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 池北偶談

康熙二十年六月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甯巡撫 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頒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
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華爾其加意
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
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
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

孔門實紀

聖祖南巡迎 駕至江甯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
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惠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反送至江甯而還於是革耗
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厘費自總督以
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饋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括

索所部肅然

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善蒲博諸
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游山水閒以為常而市井無
籍子率尙拳勇用鬪毆恐喝民財事急則恃勢豪為囊橐
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故費公悉禁
止不少貸墓志

蘇松向苦賦重積欠甚多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水旱公
以為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於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
並請除邳州版荒田賦俱下部議行湯子節要

初余國柱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

輸額賦至是公以漕員履勘仍然水淹卽涸出者亦未耕
種奏入部議令再勘公仍以實奏事乃寢

孔門實紀

或請報羨災稅公曰朝廷任土作貢實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羨災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
開浙江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
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海
瀕患耳

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因請量
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
宜以 聞借布政司庫金五萬告蠲江西湖廣不竣 詔

下遺官遽行是年米價大平

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 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追主遠遁欲

據有主婦公曰 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

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燔之斃奴杖下

茶餘客話

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畱之祖製衣鞋欲奉公久

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

苛精緻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其學術純粹又非二公之

所得而比也

茶餘客話

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公疏言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

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

難期頽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授任巡撫首以察吏安
民爲念徧告屬員 聖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潔己
愛民決不至久沈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穢操守廉潔
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
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僻壤小邑
易於藏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
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俯準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
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
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得 旨劉滋郭琇湯斌既稱爲廉
能最著準其行取 孔門實紀

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賦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脩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云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邨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

清場云墓志

謂善民俗莫先於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學者廩之擇諸生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上諭十六條皆身蒞之

公泄任時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負土而其目
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
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
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
惡有土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

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阮撰
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 並少稟文鈔

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其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
申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
敢自暇逸乎 事狀

丙閣大學士納蘭明珠戶部尙書余國柱方用事不便公所
爲思中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巡撫相善也
江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行
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頗夜過欲爲請終不
敢自慙無以報龔也始心望 上獨江南漕四分之一國
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力宜以四十萬疇之使先後至
公禁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
有銀甯不以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甯旦暮斥不忍見若
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案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
柱以是皆憾公

傳

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
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
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
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
箠迫脫屣與服教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
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
人其人慙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

望谿先生集

外交

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
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

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
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更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之
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
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
豫免不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
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絜洽之餘必將繼志述
事焉是公之訂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 淮泗漲漫山
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皋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
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 敕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
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

非起高郵車運鑊築高隄東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 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二二使者意屬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請且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辯公徐

曰某故知有此汝行
冊存漕臣所漕臣亦
也二人語塞 上怒
豐往濬下河 公卑
謁公曰吾師方嚴孰
已聞知否公曰吾不
非乃出謝商人曰吾
可行比使歸逾月次
師至誠而或以術馭
優待容儀每聞入民

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
而得之痛予械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
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載始瘳
由是奇寔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
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
徵公治法之全矣

同上

康熙丙寅罷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瀕行疏毀吳下淫祠五
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 上諭勒行上方山
得 俞旨通行直省初公以閣學遷巡撫過予邸舍予爲
言吳中婦女好人寺院燒香首當禁止公以爲然在吳下

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於世道人心裨益不

小公自言昔為方面時只遵甯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

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池北偶談

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敝簾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

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

然頗累馬力

先生撫吳時聞有當事登壇講學者慨然語景曰學當躬行

實踐不在乎講講則必有異同有異同便有門戶爭端當

初孫夏峯先生為一代大儒未曾應聘開講不過於一室

中二三同志從容問答而已若必登壇南面聚眾而談何

異禪門家數

少乘文鈔

議下河事時廷臣悉主斬輔惟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王
又且錢珏主于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

朝終始與輔抵牾 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
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 上知公
深無奈公何也 傳

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
痛哭叩轅門而公不得則塞城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
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數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品
者視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

云何公亦憾 上殊過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娶不
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
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革者御史
受風旨深文劾漢臣內閣擬 旨下部究指使 上乃命
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
曰彼應 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忍周內
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以誣鱗
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示恩干譽於是公
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
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曠廷臣交章劾

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嫉延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畱任猶不慝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 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與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掖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竝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

公遷始微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

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 命改工

部尚書忌者勢不得逞更謀與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

公病遂革 墓志

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閒俾稍解者公曰吾義命

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

禍公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 墓志

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於平時

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

當養此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於外

終爲鄉原無益也

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務積誠以動上

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爲講官須於此

處着力

事狀

又嘗於書義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

皆震恐公自若也

洛學編

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爲君子小人無它喻義與喻利而已矣平天下之道無它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屬吏亦不敢取於民上官知其然其於公也亦無取焉

又嘗論官無算舉爲一官卽盡一職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不

過如此 事狀

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問謂 皇太子
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之試問之公
對曰土崩之勢甚於瓦解秦隋以來迄於勝國末流之禍
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 事狀

荅陸稼書曰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
朱猶杭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又曰欲明程朱之道者
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
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
求盡分久之人心成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

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

潛庵文集

與孫徵君書云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稍有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殲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作作弟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墜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

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

湯子遺書

荅耿亦護曰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兒處
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功
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字泰天空景象不然欲
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甯貼時乎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心性之學乎

荅田簣山曰知行並進敬義夾持于聖心傳不外此八字

遺書

先生嘗曰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作而生不愧不
作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爲學功夫只在當下

公爲理學宗傳序曰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可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恥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

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
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已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
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
濂谿周子崛起春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諸儒中有所得
道合心符鍼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
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適子適孫精氣貫
通譜帙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

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
性或重超悟而畧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
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
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
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
書自濂谿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
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儒
釋之辨蓋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
於此茲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

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巨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而無閒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物察倫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而證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能省察克治體念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絜長橫分畛域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哉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書

問爲政當以順民情爲第一義否曰然良久又曰也有順不得底所在卽如我當初在贛州作道時正值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會頃三至余詣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彙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爲激欲監候上聞余意不容稍緩請益力因令押赴市曹百姓人人震

恐遮道而請曰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不保矣余曉
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賊衆果至我自
有方略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此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
不斬來使余訶之曰汝賊目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
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心保無意
外之變乎此豈不是順不得處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

明理目 范景手述

學問之事有爲己爲人之別真修君子樸實作去不求人知
人亦莫得而知之直至遯世不見外而不悔此纔是真實
學問故爲己之學聖人有味乎其言之也 同上

乙丑夏候先生於院署因畱宿署中時已二鼓先生猶辦事
未寢至景榻前從容問近所施設果允協人心否抑猶有
當行而未及行者否蓋先生德愈盛而心愈下如此

同上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瞽色貨利皆

是戕害我身之具卽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王廷燦手

述

公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不慕高遠或勸著書曰學

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

洛學

編

道光三年奉 旨原任尙書湯斌學問精醇順治年間有

廣仁堂

旨褒其品行清端康熙年間有 旨稱其老成端謹至其
政績卓著廣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其他奏議忠告
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轍所學主於堅苦自持
事事講求實用著書立說深醇篤實中正和平洵能昌明
正學遠契心傳著從祀 文廟以崇實學而闡幽光

陸言

政學錄初稟

楊素蘊

字鶴涓別號退庵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仕終
湖廣巡撫

除東明令東明當河決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邱
阜僅數十家公至設法灑落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間
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王小岡聚眾數千人勦掠
秀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
郡長衝無門匪素

十七年六月授四川道御史疏言臣言官也宜以言爲事然
今天下所患者正在乎議論多而成功少中外大小臣工

苟且偷安息玩成習雖屢經 天語申飭言官條奏總視
為紙上之空言終未有勉圖之實迹 國家建官分職各
有所職之事誠能人人振起精神事事勿因循推諉司舉
劾者以進賢退不肖為務籌財用者以贍軍裕民食為先
任封疆者制鎮將之跋扈靖寇盜之妖氛理刑獄者弗容
凶惡漏網不使良善含冤則平天下無餘事更願 皇上
推誠御物肅大閑而寬小眚俾人人得展才見長是尤端
本澄源之要道也疏入報聞 名臣傳

先是逆藩吳三桂開邸瀕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無慮
數百萬計守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

賈克初私室勢傾中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年多歸之
三桂寢驕漸至題用朝臣無復顧忌公毅然疏斥其姦大
指謂得祿者人主之大枋綱紀者朝廷之大防枋不可移
防不可潰疏未有防微杜漸語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
會 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
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必欲罪公而後已有 旨令
回奏公奏畧曰臣所爭者朝廷之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
過期該藩每事盡善爲聖世純臣非有它也故事外使拜
疏必先具揭撫軍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疆公竄易二
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

青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三十一 肆百五拾卷

門簾案

三桂反用薦起赴軍前補分守鄭襄道時賊據川東 王師

在房保間自襄陽饋餉路險陘舟車不通擔負者率十石

致一公驗穀城有小谿可通舟乃接行川谷燒石斫木開

水道數十里漕運以濟省丁夫十八九 荆海集

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會歲饑特疏請賑

甫拜疏即檄下州縣開倉賑給吏或以為言公曰若上須

報則需滯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報

可所全活飢民無算 青門簾稿

改任湖北巡撫時夏逢龍亂初定餘黨未盡獲眾兇懼一夜

數驚公至首服告訐之禁會上元節令民間張燈火陳魚
龍百戲其夕坐堂皇戟門洞開縱士民出入明日市井帖
然矣

測海集

是歲湖北又旱疏請緩徵漕糧又疏請兵饟免搭放制錢先
後得報可

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爲沔陽州衛之沈塌田地江陵
縣之沙壓空壓漢陽姑魚之崩圻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
江夏崇陽武昌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
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
十年矣公悉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

三三 貳百叁拾伍

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
青門簾櫳

朱

范承謨

忠貞公

字觀公號嵐山大學士文肅公次子初任侍衛順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康熙七年授浙江巡撫十年十月擢福建總督耿精忠反執公閉之隘室踰二年卒縊殺之十五年 詔贈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蔭一子入監賜祭葬諡忠貞

康熙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絕苞苴禁私謁公移呈牒延不批蒼屬吏莫能測積月餘始下洞悉時弊切中機宜僚吏相顧歎服故事制撫受事三月後得劾奏不法吏及期兩司列狀以白公閱而歎曰是舍大慙舉細故也與

日拜疏一時貪墨吏盡列彈章僚吏皆悚息浙故多巨猾
率虎而翼擇人以噬公廉得尤者數人寘重典地方肅清
忠貞集

九年杭州嘉興湖州紹興等府被水公奏貸藩庫銀八萬兩
糴米湖廣以平糶應徵漕米請每石折銀一兩於明年麥
熟後徵解其白糧分三年帶徵被災重者照例蠲免從之
八旗通志

衢台處三府積荒田十萬餘畝其初荒戶備納戶逃派鄰鄰
逃派及同區民不勝累相率遠逸州縣受其參劾公疏請
蠲有 旨令公查勘公劾其實以上遂報可 李果謬傳

董福泰

湖州例解絲十一萬斤有奇南解江甯北解戶部運費不貲
公請悉交杭州織造貢船附解從之

忠貞集

石門舊有天荒蕩六千餘畝爲春秋吳越戰地錢糧向系闕

邑均備公疏請豁免積累頑除

說鈴序

康熙十年以疾請解任 命乘驛回京調理總督劉兆麒提

督塞白理疏言浙省當荒做時而民生不至重困者皆承

漢力今百姓投詞攀留積一百五十餘牒不敢壅於上聞

給事中姜希轍柯魯御史何元英等亦言承謨受事三載

愛民如子饋遺請謁不通劾奏貪墨廉治巨猾剔除加耗

陋規私派積弊單騎勘荒悉心賑恤浙人愛戴深於飢渴

懇 特敕勉畱得 旨仍畱原任

從政觀法錄

八旗通

肆百叁拾玖

十一年遷兵部侍郎總督福建軍務送者互百餘里

測海集

朝廷知承謨曲體民隱撫民如食疾子而福建邊疆重地海

氛未靖加承謨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福建軍務承謨未赴任以病疏辭不允請陞見允之遂入

覲口陳軍食欠闕及需饟急切情狀時康熙十二年七月

也 戴震撰傳

公遷兵部侍郎總督福建甫蒞任諏訪輿情檢閱冊籍不覺

失警曰閩疆之壞一至此哉大計軍政所以示勸懲乃使

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學校取人

徇情受賄寒窗之彥百無一間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
沿海苦兵火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獨
免之實惠不需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何戈守山
戍海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糲餓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
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而邊藩牆之禍已伏
於徽藩哉然臣子之心不因時報事蹙而不紀綱政事收
拾人心也故自履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
撥現在協餼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奉裁原額補足者
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宥罪安插者清山版
海疆也題補城守副將用沿海勇弁者敘攻苦而邀不次

使之感激報效也報巡歷邊海形勢啟行日期者欲置身外郡以便調禦防範也準宋捕者活溝瘠也聯保甲以弭盜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吳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聚也延林燧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

畫壁遺案

初福建總督駐漳州至是將徹靖南藩屬移福州承謨奏攜其家舊賜蒙古壯勇八十餘人行甫抵任而吳三桂反於雲南耿精忠亦叛先陽言海寇至邀承謨至邸議事巡撫劉秉政陰附精忠趣之行承謨知有變左右請擐甲從承謨曰眾寡不敵備無益也坦然同秉政行至精忠邸賊眾露刃脅之承謨挺身前抗辭罵賊精忠執之閉於隘室

晝夜防伺甚密使毋敢承謨罵不絕口精忠又遣秉政說
之降承謨蹴秉政仆地叱左右掖之出曰賊就誅我將不
遠茲先禱其魄矣爲賊羈踰二年冠 賜冠衣辭母時衣
朔望奉時憲書縣之北面跪拜聞爲詩文以桴炭畫壁上
當承謨甫爲賊困時部曲張福建者手雙刃奮呼奪門連
斃數賊力竭被執歿又蒙古人嘛呢爲精忠散騎郎精忠
遺守承謨謀出承謨事泄精忠將磔之嘛呢大言曰吾甯
與忠臣俱歿不願與爾逆賊同生及大兵破仙霞關精忠
將降冀免歿思承謨夜遣人逼承謨縊承謨整衣冠望
闕叩首乃就縊從弟承諧幕賓無錫稽承仁會稽王龍光

卷之四

三

卷一百四拾宋

華亭沈天成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竝遇害時十五

年九月十六日也賊焚屍於野泰甯騎兵許鼎夜負承謨

骸藏之十六年至京 上遣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詔贈

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從政觀法錄

二十四年福建巡撫卞永譽以士民頌建專祠於福州入奏

御書忠貞炳日頌其祠 同上

承謨所著有吾廬彙浙閩奏議百苦吟畫壁集 同上

丁思孔

字景行號泰巖廣甯人福建布政使文盛子順治九年進士仕至雲貴總督

布政公卒於官哀毀備至家貧幾不能治喪士民設團投贈得千金公欲成先志卻不受

趙俞撰墓志銘

公幼爲父友范相國文肅公所器見公神姿風度知必登大位曰丁氏子未易材也

同上

康熙七年補通薊道副使順天等八郡錢糧直隸戶部款項徵催巡撫金清惠公請設道員總核公以才望應其選立法節明人不能欺後人祖其法不變撫標額兵業領餼旋

奉裁公更厚為賞給使歸農而別設法補公帑裁兵因以

帖然同上

康熙八年任直隸守道出納平準吏胥不能為奸時東南用

兵供億浩繁思孔躬自措辦絕不擾民禮待紳士恤行戶

惠卒伍尤多善政畿輔通志

十四年升安徽按察使時逆藩變亂告密牽引者眾良民重

足而立公悉為開釋治獄以平允聞墓志

調江蘇布政使軍前需用為船沙船工匠晝夜造作刻期敦

迫羽書旁午動于軍紀公調簡人吏給發糧料竹木灰釘

咄嗟而具馳驅效用人得其職樓柁帆檣靡不中治堅緻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牢實軍賴以濟文移裁決不假他手翦鐙達曙常不解衣
福建官兵凱旋民夫船隻地方煩擾巡撫委公料理軍無
停泊市不易肆公之剴決繁劇解釋膠滯此其一端也
同
上

于清端公總督兩江風檢自持待屬員甚嚴冷公入謁于公
方閱文卷積疑案不能剖公從旁手口指畫如別黑白處
置明了案無留牘于公驚起指之曰此席不久屬公矣與

巡撫合疏舉公卓異
同上

二十二年升補湖南巡撫所治七郡湖山環互民獠雜處反
側子初平餘孽尙思煽惑前撫臣屢芟之不爲止公謂

上流隄工竝於歸仁隄添建石壩二關馬河及清河運口
各添建石閘一九月疏言勘閱河南隄岸考成儀封陽武
三縣應督築隄工七千八百七十九丈封邱縣荆隆口應
築大月隄三百三十丈滎澤縣應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
以防上流異漲竝請增設蘭陽儀封滎澤河員免開封歸
德二府居民采辦青柳事下部議俱從之

二十五年輔以南岸清口北達張莊尙須逆河行百八十里
疏請開中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清水下歷桃清山安
入平旺河達海而於清口對岸清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
壩一座從此通運不過絕河七里奉 命興工至二十七

年正月工竣自是漕艘遂免溯河之險論者謂其功足與

宋禮開會通陳瑄開清江浦相埒云

王傳

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黃通時爲河館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西城東徙宿遷之皇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公於阜河連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關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卽或黃強淮弱漕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卽挑汰無餘兩運口旣治數百年風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版石諸工力不能禦

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隄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隄隄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

帶經堂文集

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導山東之水自運達黃俾免橫決下流州縣悉被其利

三十一年 上諭大學士曰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靡念曾書而縣之宮中柱上至今尙存儻河務不得其人一時漕運有誤關係匪輕靳輔熟練河務及其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紓數年之慮其令仍爲河道總督公以衰病辭 命順天府丞徐廷璽同往協理

名臣

傳

陝西饑 命督南漕二十萬石沂河饑蒲州以賑飢民使還
得疾亟疏陳河工善後策又請豁河工廢田之糧并清涸
出新墾熟田之賦遂兩疏求罷得請卒於官

測海集

四十六年 上南巡還諭吏部曰朕慮念河防屢行親閱凡
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案圖考績靡不周知粵從
明季寇氛決黃漭派而洪流橫溢歲久不治迄於本朝在
河諸臣未能殫心修築以致康熙十四五年開黃淮交敝
海口漸淤朕乃特命靳輔爲河道總督靳輔自受事以後
斟酌時宜相度形勢興建隄壩廣疏引河排眾議而不撓

竭精勤以自效於是淮黃故道次第修復而漕運大通其一切經理之法具在雖嗣後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於創開中河避黃河一百八十里波濤之險因而漕輓安流商民利濟其有功於運道民生至大且遠朕每涖河干徧加咨訪沿淮居民感頌斬輔治績眾口如一久而不衰夫人臣有大建樹於國家者獎勵庸宜從優渥雖賜卹易名已循彝典尙應特予褒榮賁以殊恩其加贈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勲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

名臣傳

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

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淤卑成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陂卽今之隄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隄約束水經由卑地能無漫潰乎讓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

帝經堂文集

輔前後治河十餘年善治河書十二卷奏疏八卷其成法具於疏書中後之河臣咸祖其規模其能易也

任然

輔客陳潢深知水性爲輔竭力效忠輔亦傾心委任盡用其策故能有成功潢者錢唐人著河防摘要一書與輔往復議論同里張鶴生復纂爲河防述言一卷附之二十三年

聖祖特授潢銜僉事道令贊理河務其後兩河旣奠潢放古溝洫法爲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輔開屯收息以業兩河游食貧民補償積年靡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擬廬分界歸者如市闢土漸廣占利私墾者多有司清釐姦民騰謗忌者乘之輔與潢皆削職潢亦輔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朝得追復其職輔所治如隄霍壩塞清口潭改南運口於太平壩疏阜河闢

中河其議悉自漢發之故輔疏陳懇款自謂不敢冒功罔
上以負此死友也

王傳

生財裕饒第一疏曰臣惟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
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員之廣無如我 朝爲最夫地方
既如此之大宜平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鯁
鯁焉患兵饒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
四十疇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
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
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
溝洫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

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系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士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徵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徵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徵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徵本色歲可徵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徵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

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甯從
至少科算乃不易之論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
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饒軍需驛站與官役奉工營修
祭祀而已蒸兵無饒則無以資飽騰官無奉則無以養廉
德役無工食則無以糊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
害齊民傷邦本又軍需爲遺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
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然
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饒兵而有餘官役奉
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爲加增并
一切軍需營造祭祀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

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
卽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
尙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
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
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
今量幅員而計地畝則甚多案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
故何邪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
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
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
民情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眾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

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爲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爲首務農事爲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鄒國之術而強於關中卽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漑田者俱能利民益國蓋惜其不過行之一隅未嘗徧爲經畫是以終多荒土後世不得盡蒙其利矣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恆有卽治矣類多平陽無蓄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潦雨暘稍不時若其年卽便失收以致國賦日逋而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

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百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尙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 命督河奔走於平原曠野之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

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幫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卽有主出認多稱系伊納糧之用臣不解其故於是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樹藝而惟父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畝其每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斤稀者可得四五百斤父草千斤者運至城市值銀五六錢內去運費一半實可得銀二錢有奇父草四百斤者運至城市值銀二錢內去運費一半實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

每晦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國家之地上至於此此賦輕民瘼之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穫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穫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晦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禮今原無異也至農

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妻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它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賦晦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賈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爲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穰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尙有儲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

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不欲安享於光
天化日之下而願爲寇攘姦宄以自取灭亡邪是故欲天
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
四民之外更有釋老之流與夫遊民乞丐悉皆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絕義滅仁病民蠹國臣竊聞釋老諸書雖旨趣
各有不同而其要總欲使人棄捐倫理歸於虛無寂寞之
鄉其究至於使天下之人盡爲仙佛斷絕人類而後止烏
呼成仙成佛之說怪誕不經姑置勿論設人類而果有可
絕之理何妨任其妄言乎且卽使人類必不可絕而聽其
怪誕之說不至於殃民蠹國又何妨任其妄言乎殊不知

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萬物而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故與天地參而爲三人之有男女猶天地之有陰陽男女生生不窮之道猶日月運行之有晝夜歲時往來之有寒暑也聖人知其然而又慮其雜亂無章爭鬪靡已也是故爲之君以統之爲之師以教之爲之立三綱之道五倫之理又慮頑而不變也復爲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如是是以天下之民皆知事君當忠事親當孝事夫當順親上死長之道油然而生而四海之大賴以久安長治也今佛老之說欲使天下斷絕人類猶之欲強日月之爲晝不爲夜歲時之爲晞不爲寒其可得乎不惟是也天下如此其大萬民如此

其眾政刑井井尙不克使之有恥且格必待德禮兼施始
可化民成俗今 朝廷之上方在整齊而草野之間徧爲
鼓惑使天下戴君之心易爲戴佛事親之力移而事僧信
其可以懺悔免禍之說而輕於犯法信其可以誦經求福
之說而濫爲施財至於父兄宗族鄉黨戚友之間雖升斗
之粟些微之資不冝假借而修祠建廟塿像飯僧則雖于
百之多揮之如土親疏厚薄顛倒若此而方且自喜其操
小祝奢洋洋得意不知所操之小者已去而祝之奢者必
不可來而涂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
逃辜之徒往往竄入其中或談經說法或念祝書符或擊

磬敲鐘或游方拓益千百成羣悉皆喪其天良以惑此愚夫愚婦究竟姦盜詐僞之事若輩仍無所不爲卽有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亦正如不肖子弟舍六親而隨匪類不亦大可悲乎至於乞匄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樊不可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近來乞匄大半皆屬壯夫手齋穢毒之物以窘良民而總屬之者更有乞頭其孤貧口糧俱系乞頭領出與蠶役分肥不得充實在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乞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乞立聚其門撒

潑呼號無所不至而城市開張鋪面之家羣丐亦不時橫
索恃其汗穢百端無狀令人敢怒而不敢吝其所得之銀
錢半爲本丐醉飽街衢而以半奉丐頭是以富庶地方之
丐頭類皆各擁厚資優游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
工賈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將良家幼童子女暗
地拐去或折其肢體或去其耳目畜養長大以接續其衣
盜者言念及此殊堪痛恨矣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搬戲
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剪綰之徒不可悉數
此何爲者邪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

而資焉之家六此正指佛老二氏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佛老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土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土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穫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以售土工賈而土工賈亦止須食其三分尙可餘半分以爲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人以爲佛老加以乞匄游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矧佛老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土工賈固已非若農民儉約

國朝... 肆百伍拾陸

而其營造之費等於王侯則又百倍於土工賈焉夫佛老無神輸鬼運之術也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土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屬之土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足止餘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餘粟養婦有之土工賈三人尙恐不足而況益以異端游惰與爲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餓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眾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攸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

亟爲蚤圖邪圖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徧處皆
系沃壤然後準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
更將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爲
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而以餘力
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繁增永免司農仰
屋之歎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查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
日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曾具有敬陳溝田之法以期墾
荒實效等事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
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竇淮城
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

備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等因詳悉
陳奏蒙 皇上敕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尙未舉行
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放此溝田之法隨
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且此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卽
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
無窮無盡惟是撥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溝田必須另
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徐止見地方之情
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
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害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
之爲大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

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
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
之害卽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其避害而未議
所以興利然此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
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爲我 國家久遠足用
之謀乎惟且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系微臣創建之
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
劣現在拮据河工尙且日虞阻越何能任此創舉繁難之
務然臣身受 皇上浩蕩洪慈淪肌浹髓臣卽肝腦塗地
亦不足以仰報萬一又何敢畏難避勞以負 皇上知遇

之隆恩也儻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準臣將江南徐鳳
淮揚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
隨機斟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
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督令
墾土挑溝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
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
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爲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爲率
轉展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
開墾之人爲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
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爲 國家歲

增賦米三百萬石 國家既於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餵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爲請者蓋臣之年將五十目昏髮白精力就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逾期作歲弟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爲請也至此系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備蒙 皇上俞允準行容臣另疏題請其所需舉本五十萬臣不敢請動錢糧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部覆允行

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約可得墾本一半其不敷一半臣請於第四疏內撥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兼用方爲有濟此項將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應徵漕米照時價改折徵銀以濟加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并膏肥賦重之田俱聽其仍舊毋庸更議開溝止將無主荒地并有主荒地以及有主糧輕瘠地隨便開成溝田之後卽量給開墾之人永遠爲業有主荒地瘠田俟濟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爲業照什一之

稅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民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爲辦納如此庶人人情願樂趨而功效亦易於速見矣至其間更有未盡事宜應俟果奉 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一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計議足民足國之本謀也

--	--	--	--	--	--	--	--	--	--

黃雨

楊雍建

字自西號以齋浙江海甯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
兵部左侍郎

初爲廣東高要縣知縣平南靖南兩藩王兼鎮南海鹽穀絲
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罄羊陝產硯遺其掾采石日役黃
岡邨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矢氣歿者公力減浮費掾
以硯奉公卻不受人或比之包孝肅云師中索榕樹條爲
條繩以然破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
不孫公坐而聽之泣告其帥帥謂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
語曰書生強項廉東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薦公於

朝 朱彝尊撰神道碑

時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並鎮廣東十六年正月公
疏言臣前官粵東目擊粵民困苦由兩藩並鎮每印官缺
員市井無賴輒重賄鑽營委署取償民間凡往來饋運土
木工作役民無限制增立鹽埠分設私稅縱悍兵開山伐
木奪商賈利復於正賦外以藩令采買名曰王毅王席皆
責民供應民困已極請移一藩於他省俾粵民蘇息疏下
部議以藩王應約束弁兵勿下預印官委署累商害民請
旨飭禁尋 詔移耿繼茂鎮四川旋改鎮福建 名臣傳
授兵科給事中時 駕黷幸南海子公首上疏請慎起居其

略曰郊原陟歷雖非畋游可比然獸起於前馬逸於後驚
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跪
苑庭面數其罪公神色不動 世祖徐爲霽容 神道碑

海賊鄭成功陷鎮江犯江甯公劾兵部尙書梁清標等不經
畫於幾先又不圖維於事後請 嚴旨申飭俾痛改積習

疏下吏部察議兵部諸臣削級罰奉有差 名臣傳

明季東南文士倡爲復社海內應之著錄者二千餘人其後
十室之邑三家之邨莫不立有文社蒞牲以盟張樂而燕
與者結路人爲弟昆道不同則親懿視同讎敵凶終隙末
靡所不有公上言朋黨之禍釀於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

絕盟社得 旨飭學官嚴禁由是士知閉戶讀書各敬其

業 神道碑

今天子卽阼方在諒闇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以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不跪 神道碑

康熙初有星孛于翼軫抵降婁自西言宋咸平初彗見營室明成化中彗掃三台出天用入太微垣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允羣臣言修省故不爲災請 皇上清宮齋戒力圖修省廣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百姓者卽賜舉行宜可轉禍爲福 聖祖優詔荅之 測海集

又言治本之未登由於臣職之未盡比者部臣於應議之事
或請移它部或請下督撫不肯直辭決斷一案之處分經
年未結一事之行止重複咨詢民間利病所關憚於釐正
輒援往例請議是惟以推諉爲卸責而無任事之實心也
督撫知百姓之苦於私派浮徵而不爲建長策以除積困
見有司之貪暴培克間有特糾者反爲摘小罪以引輕條
是惟以蒙蔽爲養姦而無澄清之實政也請 嚴飭內外
臣工力圖稱職如仍蹈舊轍立予罷斥 上是其言
四年戶部議令江浙二省停運白糧折銀解部以充兵餉公
言比言江浙之米每石值七八錢而止今每石改折二兩

國朝名臣言行錄 卷之三 三十四 建會卷拾柒

加以耗羨備辦夫船之費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臣以為有本色則有耗羨有夫船既經改折不應并耗羨夫船而又徵之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以便於民然亦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乞 敕巡撫量時價減徵并 敕戶部自今勿輕議改折疏并下所司知之 並名臣傳

給事中舊司封駁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

官當以以齋為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 森先 為第一銓曹

當以王東皋 伯勉 為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池北偶談

公之出撫貴州也湖北川東南定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賊

王與有

烽火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身任封疆
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
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鴈戶
俾有甯居師旋有約束不明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
一本舊例苗名長官謁見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於門俾
拜其下公曰無庸引玉座前問疾苦予以飲食土司咸輸
服公之始至也貴陽斗米直五千錢公請饑之章屢告輓
運相繼士飽馬騰民獲宴安版圖既復蕪其荒茅叢箐教
以耕種比及三年芸鼓稻田遂成樂土

神道碑

公歸養北堂晨羞夕膳過簪笠有交得無冰炭田衣山屐行

道者不知為一品貴人也 暴書亭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五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元和 王炳燮 駁齋

于成龍 清端公

字北溟山西永甯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
居七年遷知台州未幾遷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以
卓異薦會吳三桂反檄搆武昌事遷知建甯朝珍奏
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於蒲圻水暴漲橋圯罷職山
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公降賊眾數千人以功復官
禽賊黃金龍等改知黃州府盡平東山賊歷官江防
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康熙

二十三年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清端雍正

十年入祀賢良祠

公生而莊毅不苟頻笑及壯須頰若神慷慨喜立事能辛苦
才智絕人好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
作去何用呻吟佔畢爲

彭紹升撰事狀

公初之羅城任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
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事狀

羅城在萬山中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
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邪
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

熊文端公撰墓志

羅城盛瘴癘猺獞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版籍官舍止茅屋
數閒蒿莽蔚然吏民鳥言啾囁公與居日狎指事設辭漸
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劍盜殺人被獲者立斬以
徇先是鄰獠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礮部伍開
道將進攻鄰獠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眾以靖勸民
力作方春命兩獠舁行田間憩樹下父老環集相勞苦如
家人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羣督之暇輒增俾浚隍
招集流徼定昏喪之制修學宮教之讀書三年恩信大行
民恥犯法

事狀

公自處困約人所不堪從者皆散去羅人憐公每晨夕環視

問安否聞斂金錢供鹽米費公笑謝曰我一人在此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親一如我受眾怏怏而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庭中云阿耶人來好帶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公又笑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資適足爲累揮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

陳文貞公撰傳

遷知合州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畱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資不能及千里而盡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資盡竟賴此眇者力得達合州

同上

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

支官有騶從之費公至則盡除習與畜一羸馬以家僕自
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反樂魚
且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
裁革十餘事公念治合之要在招徠流亡往時新歸流戶
便令卽日力役而墾田既熟土著爭訟以故集者復散公
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三年而後復新集者既知
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
之闢戶以千計

同上

謀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械爲證成龍言大姓多避
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盜無足怪迹之果無所得

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又湖幽壑盜所窟巢時功令急盜案
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
劫莫敢問公遣捕得湯卷兒等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
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以
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貫之否則盡用吾法
諸父老願以身保後不爲盜者二人餘則立命取大索來
駢首連繫七賊卽諸父老前爲阮阮之盜自是驚匿 陳傳
媿人黃金龍匿黃麻劉君孚家得吳三桂劄潛結賊渠周鐵
爪等期七月竝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讎家事洩君孚

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衆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者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卽降恐見誅公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羸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山後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公鞭羸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公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曠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

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
盡降其衆數千人 戴傳

公善政不可枚舉而發姦摘伏尤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
廟中公敝衣願入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
劫狀密召捕役禽之盜問捕我者爲誰役曰二府子青天
也及進見卽入禦之楊二盜叩頭服罪公下堂酌酒徧飲
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樽訣別耳特欲免汝曹於
刑戮昇棺至悉活葬之又營弁有弟夙無賴適遠歸是夜
軍饜盡劫弁執弟首官拷掠誣服連引惡少十餘人問其
賊皆曰靡費已罄公偶以事謁撫軍語及之公曰饜銀數

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煩更爲一鞠公祕其事越
二日引眾囚至卽破其械復命曰盜案無一人真者已盡
釋之矣撫軍厲色曰然則真盜安在公指麾下一枝曰是
卽真盜也餘盜皆進香木蘭山行且就縛百及獲盜併訊
之賊果匿枝家封識宛然毛際可撰傳

十五年水旱薦臻僞言復起公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
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寮飲射歌詠其閒而密得暗姦流

彙頓息戴傳

公嘗曰人命至重此何等事而敢爾莽自非精察確訊若寃
殺一人使應償以一命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雖於

田夫旅人巾野籬邨店樵牧童交街談巷語疑情細事如
然犀照燭無弗畢知以故遣使往察人亦卒不敢欺而往
往蹙額哀矜多所有釋一日遣呼一盜盜穀竦懼甚公曰
汝毋懼吾知汝已改行矣故呼汝獎賚之汝輩爲盜而官
不知官之聞也改行而官不知亦官之聞也今釋汝汝傳
語若黨一改行則官知之且賞之則不改行者官亦必知
之而誅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盜公訊之曰汝竊也且幸
未至死汝知某某非巨盜乎非汝竊盜比然若能自新吾
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此竊者歸語羣盜盜大畏斂迹
陳傳

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監在茲夢寐與神明通
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相之者黃安人鄒彬然夫婦夜被殺
劫無辜繫者十數輩彬然夜叩其兄戶曰連繫者皆非殺
我者也吾仇直待于青天來白百時公自黃州還岐亭訊
是獄召典史陳某謂曰汝在此少待殺彬然者卽至矣陳
不敢信公遂令囚彬然家僮大空屋中深夜皆令牢役各
散去堂漏下三鼓忽寒風起沙石驚飛啾啾有聲僮則戰
慄電火閃爍光景之下彬然夫婦被髮血流而烏烏呼僮
名曰奴今還吾命來僮曰殺主者兄某與鄰某也我執火
立其旁目獄以是定無辜者皆釋

陳傳

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蹟操守
益自危苦惡衣蔬食從者皆病之公笑謂前在粵蜀民物
凋殘持廉甚易今日正須試此定力幸尙能爾何乃以爲
病邪同上

公爲福建按察使巡撫吳興祚言公執法決獄不徇情面屢
申冤抑案牘無停不濫準一詞不輕差一役而刁訟風息
擾害敝除捐增監獄口糧徧濟病囚醫藥倡贖被掠良民
子女數百口資給路費遣歸屏絕所屬饋送性甘澹泊吏
民畏懷爲閩省廉能第一名臣傳

當聞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反甚多仍下令募贖難民其

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索果餌以爲歡笑俟稍長俾還鄉里

毛傳

聞囚數十人當斬獄成公察知其枉請撫軍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凡六七往返不決公度此數十人終不得卽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獄具眾囚見其如此謂卽死皆相對嗟呼忽聞傳語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兩泣自是皆相勸爲善羅織之風少戢當事聞囚盡釋亦無以奪之也

陳傳

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善捕役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凡四方

有盜此數人皆得來白公衣帶間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
其中自劇賊偷兒蹤迹畢具探袋中句捕無不得開府時
袋已做左右請易之公笑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姦貪不
肖之官吏未可去也公常言人見我發姦摘伏疑有他術
不知但用成法第因時制宜行以實心百之閩時有從公
乞此數人者及給役皆昏頑不稱使始知公爲不可及也
同上

十九年升直隸巡撫奏免宣屬水衝沙壓田糧嚴禁下屬訐
上官惡習振恤飢民核定驛站兵餼清保甲善偵緝盜風
從此衰息商民咸安良法善政後皆遵守

畿輔通志

十九年春開府畿內駐節上六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礪求稱
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子不麥重岐三穗民號曰子公穗
陳傳

康熙二十年正月入覲 諭曰爾爲今時清官第一殊屬難
得聞爾昔在黃州土賊嘯聚爾往招之卽時投順解散何
以致之公奏曰臣惟宣布 皇上威德未有它能尋 諭
講官曰子成龍起家外吏卽以廉明著聞荐陟巡撫益勵
清操凡在親戚交游相請託者概行峻拒所屬人員竝戚
友朋有饋遺一介不取朕甚嘉之知其家計涼薄特賜內
帑銀一千兩朕親乘良馬一匹以示鼓勵 同上

御製詩云服官敦廉隅抗志貴孤潔又云江上見甘棠遺愛
輿人說

康熙二十一年授江南江西總督前此因江西用兵分設江
西總督至是復并爲一六月疏言江蘇現屆二年舉劾之
期臣自四月任事察訪屬員有立身以名節自勵而設施
未洽民情行己在清濁之間而舉動未撓民怒蓋賢非循
卓之尤不賢非污墨之甚恐舉之不足以爲未舉未
劾者愧勵請暫停此次舉劾其賢者臣獎進誘掖徐觀厥
成特疏題薦不賢者教誡以期自新儻情惡不悛亦特疏
糾參無稍姑容疏下所司知之

十二月疏言臣自入境受事凡屬吏進見隨事訓飭莫不爭
白濯穢而或以盜案或以逋欠或以違限屢有處分今遇
計典悉與舉薦之例不符如江蘇布政使丁思孔歷任既
久參罰固多既不敢違例以入卓異之列又不敢拘例以
蹈蔽賢之愆現將入覲乞 親賜咨訪破格擢用得 旨
丁思孔準爲卓異旋即擢任偏沅巡撫

蘇州府志

江甯人聞公將至一日盡易布衣士大夫減輿從昏嫁無敢
用音樂民間大猾多挈妻子竄

公自爲州縣數徼行遇有疑獄及諸盜案輒蹤迹得之至是
吏民日驚見頌而白額者輒心戰數月聞道不拾遺外戶

不閉

批勘文書率嘗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誠之盡吾誠焉冀有所勸也

並事狀

官兩江總督時有巨盜曰魚殼凶悍莫敢近公蒞任時單車入署一切供張俱屏不受屬吏不知所出或從容向公言之請以一餐爲公壽公曰以飲食壽我不如以魚殼壽我屬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偵知魚殼方會羣盜陽爲乞者伺左右魚殼望見疑之以刃貫肉飼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殼矍然曰好男子非幻也爲子青天來禽我目遂俯首就縛雷擁之赴獄是夕公秉燭治官

書梁上有物墜燭之一男子持上首叱何人則魚腹也云
欲乘開刺公如有物擊而墜地公神人也公命有司執赴
市曹自是境內肅然

熙朝新語

二十二年十月督造漕船副都御史馬世濟還京疏言成龍
向有聲譽聞其自任用中軍田萬侯之言人多怨言臣奉
差任南見其年近古稀景迫桑榆道路嘖嘖咸謂田萬侯
欺朦督臣倚勢作弊且各有司衙門皆有督臣穢言告示
污衊各官如果各官不法何難白簡題參若屬循反豈可
馮空陵等顯系小人播弄督臣令其虛張聲勢就中取利
請罷斥田萬侯并合成龍休致成龍奏臣到江南吏治營

務刑名錢穀躬親料理從不
防或有窺伺欺弄臣亦安能
中軍田萬侯倚勢作孽臣嘗
或地方利弊生民疾苦臣有
其詞未免過於峻厲憲臣馬
督勢就中取利臣亦未之覺
以自解若夫臣之年近古稀
之中臣又何能自諱乞嚴加
終者戒 上命成龍畱任田
北溟幹畧既優尤以清節自厲

肩糠雜米爲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畱餘以賑飢民也晚歲或有以蜚語聞者北溟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甯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邪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歿不可易何況其它北溟曰先生之言是也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卒於

官 測海集

公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察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鞋帶二囊掌後米及鹽豉數盞而已平時心慚公者俱感動流涕

士民立祠於清涼山 戴傳

聖祖嘗試詞臣理學真偽論 論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

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真理學矣 事狀

公自初仕以至大吏每好為微行察民情實一日為日者至

邨塾塾師訓諸童蒙主人饋會邀與俱會明日呼其師來

謂之曰昨荷君厚意第君教諸童蒙多不達義理宜速謝

去師曰小人貧甚館散則無以卒歲公曰君欲卒歲奈何

誤人子弟邪取篋中二金給之仍與五杖又每見諸生館

中夜半燈青熒有誦書聲或即造其館或翼日召之來怡

然加禮欽愛不已 生感勵是以公所至人才多有成就

者陳傳

嘗語人曰當惜福爲子孫禹餘地布衣蔬飯但覺受用無窮

膏粱紉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同上

公在合州寄友人荆雪濤書云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
司環繞山如劔排水如湯沸巒煙漳雨北人居此生還者
十不一二土民有獯獷狺狼之種性好鬪殺順治十六年
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
故者不以爲故行次清源同年生王吉人慷慨好義人也
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
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俯首

不荅抵舍別母及家人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
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穉相餞勸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
已曙矣兒子廷翼以爲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
文契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顧汝汝作人莫思我
而已拜先祠別老母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
氣可吞猺獠而餐煙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扶掖陸
行之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
勿亟赴羅城抱病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礙何
所矣羅城與融縣沙葦連界行至沙葦登山一望蒿草滿
目無人行徑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八月二十日入縣

中居民僅六家宿神廟中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
垣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開一門入亦
扉三間內麻支茅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
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乞
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
革無幾何一僕歿餘僕皆病成龍自恃一官落魄復何恨
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甯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
言若今生當歿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於它鄉卽生亦
何爲噫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
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歿

而大兒續覓囚僕來又前後死其三人止存一僕晝夜號
吽如風魔遂聽其歸萬里一身生死莫主夜枕刀臥牀頭
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孺童雖玩
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讎也事至萬不得已則勉強爲
之申明保甲不得執持兵器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
務緝獲推詳真實誅戮立時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
方甯靜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
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置之成龍思漸不可長身
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惟缺咎乎約某鄉民練兵親督勦
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

命而擅兵自揣功成罪亦且不赦但爲民而外奮不顧身
勝於瘴病歿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虜掠男女牛畜皆送
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羣
獯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采
訪真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
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
家信有絕悲痛如切己膚土魯云武陽周三年必一反比
及三年倉寢不安人心既和晉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
五年一大勦比及三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
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釋衆上官賞識

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合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
貴止欲生歸故里日一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
首足赤露無復官長體夜以四錢沽酒一壺無下酒物快
讀唐詩痛哭流涕竝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
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
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

里一嘅文集

熊賜履

文端公

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
子監司業四年遷宏文院侍讀七年遷祕書院侍讀
學士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十月改內三院爲內
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明年二
月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經筵事
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命教習庶吉
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四年春授武英殿大學
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時方纂兩朝聖訓孝

經術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竝充總裁官十五年以
稟擬有誤免歸家於江甯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尙書
冬丁母憂歸二十九年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
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奉 命往江南籌河督王
新命侵帑事冬移吏部尙書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
士知經筵如故前後凡四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一年
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畱京會奉四十五
年疏辭會奉乞歸江甯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
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
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

賜履嘗以 上卽位後未舉行經筵舊典謂宜慎選儒臣以
資啟沃竝請備記言動之職設起居注官又以 上欲幸
邊外疏請停止皆得 旨俞允 從政觀法錄

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
罷前命竝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
不憚改焉

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
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
者數四

公知經筵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闕疏遂 命公日進講

宏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
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 測海集

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詔徵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
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之而已今
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衆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
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衆怒不可激一夫稱亂所
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
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它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
明年耿進忠反

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

義齋三字題其居

公因進見言西夷嚙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

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禮部尙書

晉進言海內久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

豫積貯戒奢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

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

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

公嘗言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

公曰初應 詔上書卽力言 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

爲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叢孔

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
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 聖祖每論侍學
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 並彭紹升撰事狀

聖祖仁皇帝屢詔臣工直陳時政得失時內大臣鼂拜輔政
自專公疏言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今 國家章程法度不
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爲之但知趨目
前尺寸之私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弊已潛滋暗伏於
其中部院臣工大率緘默依阿託老成慎重之名以濟尸
位素餐之計樹義者謂之疎狂任事者目爲躁競廉靜者
斥爲矯情端方者病爲迂腐間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

爲道學百計詆排欲禁錮其終身而後快乞 皇上申飭
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
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論思
毋以唯諾爲休咎台諫極力糾繩毋以鉗絕爲將順則職
業修舉官箴日肅矣疏入 報聞 名臣傳

遷祕書院侍讀學士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

皇上聰明天宣天下之人靡不翹踵拭目仰觀德化之成
而設施措置猶未足厭服斯人之望年來災異頻仍饑荒
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乞 時御便殿接見儒
臣講論政治行之以誠持之以敬庶幾轉咎徵爲休徵疏

入內大臣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及未厭人望實事

公言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欲至尊憂勤惕勵也鼇

拜復傳 旨嚴飭賜履不能實在指陳妄行冒奏以沽虛

名下部議鑄級 上寬免之未幾 命康親王傑書等勘

緝鼇拜結黨專權罪狀因言鼇拜銜賜履劾已意圖傾害

鼇拜旋治罪 從政觀法錄

五十一年 諭吏部曰原任大學士熊賜履夙學老成歷任

多年朕初立講官熊賜履蚤夜惟謹未嘗不以內聖外王

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講論務得至理而後已且品行

清正學問優長身歿以後朕屢加賜卹至今猶軫於懷原

有學錄

任大學士張玉書朕因眷念舊勞擢用其子熊賜履之子
應一例推恩著調取來京酌量錄用以示不忘耆舊之意
六十年吏部以其二子引見命俟年壯錄用

從政辦法

錄

--	--	--	--	--	--	--	--	--	--

陳廷敬

文貞公

字子端號說嚴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初名敬以是科館選有同姓名者奏改廷敬事

世祖 聖祖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

官左都御史疏言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冠與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奢僭之風未除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時異貧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卽新而無厭轉相慕效積以成風由是富者贖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

好尚嗜欲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乞 敕下廷臣博考舊章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則節儉之風庶可漸致

又疏言山東省去年九月題報濟甯海豐霑化水灾情形戶部議覆行令委官踏勘十一月以踏勘成灾分數應蠲錢糧冊結具題戶部議覆行令分析地晦高下今年四月以並無塌報分數具題戶部覆准蠲免 德音下逮近省已逾半年遠省將不止一載如此其遲回者所行之例則然百臣愚謂被灾分數卽見地晦高下既有冊結可據卽宜

具覆豁免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
不使猾吏姦胥緣爲弊竇勿循舊例爲便

又疏言督撫之職在察吏察吏欲令民安非明於擊斷之爲
能盡其職也必先嚴禁令謹科條使民遷善遠罪至於刑
清政簡之爲能盡其職也孔子不云乎上教之不行罪不
在民也故欲使民不犯法而刑辟衰止莫先於行上之教
欲行上之教緊惟督撫是問督撫曰是將在羣吏夫吏果
靡能無敢有加派火耗毋敢贖貨於詞訟毋敢賍削夫富
民然後一意行上之教而民不罹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
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爲貪上官貪

則吏雖欲爲廉而不可得凡所爲加派火耗贖貨朘削日以曲事上官之不暇而又何有於行上之教使民不罹於刑雖吏勉強行之而民習見吏之所爲多不法也曰是惡能教我誰其從之是教之不行刑之不止吏爲之也吏之爲之者督撫使之然也方今要務在於督撫得人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加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歷代以來有講讀律令之法皆周禮之遺意爲教民之要務我 皇上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而鄉邨山谷之民至今尙有未知者宜通飭督撫凡保薦府州縣官必確察

其無加派火耗無贖貨詞訟無賧削富民每月吉集眾講
解 上諭實心奉行者爲開具事迹所最先如保薦不實
加嚴處分俾知功令之重在此顧名思義觸目警心以察
羣吏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已教吏吏得一心養
民教民爲稱職使賢者知勉而否者知懼洗滌舊染以幾
刑清政節仰副 聖上惓惓求治之心疏竝下部如所請
通飭督撫

竝名臣傳

經學家法論曰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
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
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

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斝季宣呂祖謙詩則兼
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
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
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
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
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
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磬說將來荅義則以本說爲
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義而
必有據依矣愚案朱子此議欲治經者以注疏爲主而兼
取諸家之說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專取一家之言也而

曰以注疏爲主是更不欲擯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專取本義詩則集傳書則蔡沈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澧周禮儀禮廢已久益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官而舉朱子所云專以爲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爲何物者矣卽如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別於專家之說而有獨見之論也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芟及它說而後以己意辨析以求其至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祕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中人聞之懼倉卒錄舊書略加刪飾以進四書則倪氏粉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輯錄詩則劉瑾

通釋春秋則汪克寬纂疏禮記則陳澧集說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傳沈胡安國陳澧之所謂五經而已易詩書禮經學文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刪聖人之經不讀讀胡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爲題目者以其意鋪敘爲文不敢稍踰分寸以求合於有司又甚最者擇取傳中字句文義以意牽合妄託聖經移彼就此名爲合題豈惟不合經意揆之傳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顛錯之如此也慢棄聖言割裂傳注又如朱子所謂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嫉者也蓋經學之

樊原於時文昔者經義之興本以論斷爲體不執一說引
據經傳非如後之描畫聲口簧鼓吻唇乳兒小生侮聖言
而代爲之詞勢不得不單守一家之詁訓以便行文而其
腐朽惡爛不逾時歷歲改頭換面以趨新巧使學者弱年
積月從事於無用之空言者其實楊然無所得也又何有
於經學哉然則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後可朱子
論經義欲令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通約三十字以
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列別它說而以己意反
覆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
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限五六百

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詞說力
亦有餘矣蓋今之時義又與南宋之時異朱子所謂不問
題之大小長短而欲必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
須借用它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
多者二三千言別無它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
之說而已今之八比雖與此異而其爲弊則一也故欲正
經學之失須革時文之弊革然後學者可以旁
通諸家之說以求得乎聖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於無
用之空言國家收實學之效也

公岐疑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方在衰張夫人日授公以毛

詩及四子書卽成誦七歲得鄉先賢辭文清公讀書錄遂
立志以河津爲師九歲賦牡丹詩有欲使物皆春句識者
以是知公後日必爲名宰輔也

古柏軒文集

初公任司業時正身董教學官分職諸生肄業者悉有條理
矩矱諸生入監例有贓公悉屏去之曰設官教人非以賄
令也侍講筵日多所開益嘗進講尙書說命篇因奏言上
有高宗之爲君所以下有傅說之爲臣 上爲悚聽

擢左都御史公受事首下條教禁過京師十大嘆上疏請定
婚喪服飾之制以崇節儉厚風俗正人心起教化又疏請
嚴考試親民之官以收吏治實效請重督撫之責成以絕

徇茲請議水旱報免之法以卹災眚皆切要繫治體輕重
民生休戚上爲俞允焉

是時雲南巡撫某貪汙狼籍積贓至九十餘萬公特疏劾其
虧饑負國某罷去由是風紀整肅中外大小吏莫不亡動
神懾恐挂御史大夫章時宛平王文靖公在政府歎曰二
十年無此疏矣

庚午復起都察院左都御史公復上疏陳言官建白之弊謂
科道職司獻納務於人品邪正吏治貪廉事宜因革開繫
重大者切實指陳毋毛舉細事剔摘成例以刻薄瑣碎壞
寬大經久之規至我皇上聖學聖治日新月盛非頌揚

之所得盡何待言官於條奏時綴述數端以乖言事之體
論者疑之

公自少宰轉錢局及再爲大司農先後五載不名一錢前在
吏部釐剔銓政宿弊悉除己卯復調吏部尙書公益加飭
門庭肅肅貨私者不得進有藩司某者持千金爲壽願一
見執弟子禮守公寓傷佛廬數日忽莫夜乘閒入長跪請
公大怒叱去之後數日其人以它不法事被論斥罷人以
是服公之操

公性至孝爲列卿時公父尙在色菴孺慕如一日始登籍聞
太夫人病卽歸省後廬太夫人墓有百鶴飛翔之異故名

幕爲百鶴阡地多虎與盜公爲餉虎文告之虎避去而盜亦相戒勿犯兄弟八人或遠宦或家居友愛無少閒

素耿介不妄交與而折節好下士心所愛重汲引薦達無遺力爲學士時 上數問能文之士公舉王公士禎對王公遂以戶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講己未 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公琬汪公以主事改官編修後公爲御史大夫

上咨九卿廉守令公舉陸公隴其邵公嗣堯對皆得擢爲御史他所論薦文章行能之士不可計數而四公尤海內人望中國羽儀並同上

公卒 上諭內閣及禮部云陳廷敬夙侍講幄簡任綸扉恪

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淹洽文采優長

名臣傳

徐元文

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良遷於崑山父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順治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江南奏銷案起姦胥妄指公道稅謫鑾儀衛經歷闕四年事自復前官尋丁父憂歸康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十三年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 命教習庶吉士十五年冬丁母願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二十一
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尋補內閣學士十九年
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再充經筵講官二十二年以廷
推湖北按察使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詔留史局專
修明史二十五年因王緝植爲董納所劾事連公

詔鑄四級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復左都御史遷刑
部尙書俄改戶部明年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
志總裁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
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留任三月充 三朝

國史總裁官俄以兄原一與明珠相傾爲兩江總督

傅拉塔所勅原一自刑部尙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
罷遂以原官致仕三十年卒於家年五十八

母顧太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
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
爲社日慎交以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 彭紹升撰事狀

癸亥大計藩臬多舉卓異者公言入覲官條奏地方事宜備
投遞政司於述職之實未盡請令藩臬面對 皇上親加
咨訪察其才具之優劣議論之得失因以知督撫所舉之
當否 上深納公言命著爲令 陶元善撰墓志

在翰林無事益刻厲開學不專務爲辭章而窮探本原曉暢

故實折衷裁劑度其不悖於古而於今安者俟時而措優如也嘗被命進孚齋說一篇世祖讀書所也覽而稱善為刻行之讀者皆以為知要

韓文貞公撰行狀

上一日攜公至僧恣蕉園方丈間以釋氏書公謝不習上

亦不强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此朕門生也恣及左右皆稽首賀

張文貞集

從父官汀洲推官疾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

己酉秋主試陝西所錄多單寒苦志力學之士秦人言士子

鼓舞讀書自此榜始

行狀

庚戌以廷推選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公以養士莫大於太學疏言自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古先哲王於胄子之外妙簡賢俊以入辟雍周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自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遴選以故橋門之閒人材輩出或顯經術或崇理學要皆敦厲實行矜尚氣節非其時人獨賢也反之精而養之厚有以致之也自故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涂開閭巷小夫皆得隸名門監闈艾錯雜程課不行而以資進者亦自以所至之有限安於卑陋不思振拔士風之敝實由於此我皇上有文直道振興教化而諸生之在太學自官蔭之外止

有輪納一涂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積暮
之人甚非所以廣英才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十一年曾
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兼優者起送至監今宜遵放此
例於郡邑各庠或閒歲或三五歲舉品行端慤文學優長
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礪底厲勉之成材
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照 世祖皇帝舊制每科直省鄉
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辟雍濟濟多經明
行修之士而入粟之涂亦將有所興起所裨於人才非尠
小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例由是上舍皆海內名俊之湊
公復程課有方益激發壯厲旣彬彬矣則疏請廣監生鄉

試中式之額以示勸而於輸納之涂復疏停止力陳其不可者有四謂興賢育才莫重流品至於入資則允濫實甚不俊不秀之人竝得冒俊秀之號不可者一也官貢各生所謂正涂期滿考職必歷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資則不計年限隨咨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則是過正涂轉納而待雜涂轉優沮寒士攻苦之心長富兒驕惰之氣不可者二也品流既淆氣習亦異往往不能折節降心日就繩墨雖復年加訓督而素無劣等黜革之例相習恬然不爲恥怪其意以爲惟不曉文義故就此以進本不宜深督也程課難行士風益薄不可

者三也竊計歷年以來吏部考職需次州縣掾佐者不下數千人選涂積壅補授無期濫膺品服選涂既滯日漸加增必盈萬計其於大體不能無妨而一授職輒服其品服輿從翩然招搖閭里銓涂既濫名器實傷不可者四也卽其中亦不無文采可觀自命不苟者然不使之以文藝自見而亦使之一出於援納臣竊爲惜之停罷爲便章下所

司行狀

公洙學四年端上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州官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選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焉

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彙稱說孔孟程朱之道贊 聖德以
爲制心制事之本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
之所以 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熊公已去位
公與桐城張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其事
之繫主德裨治理者摘錄條件列采先儒議論而以意斷
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爲裁定
舉其綱要相當務之急務推交通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
彙呈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
也 其狀

請購遺書徵遺獻屬故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縉及原任

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有
詔召清等宗羲溶竝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竝

付史館 事狀

公在內閣遇事敢言不阿唯阿吏部題補給事中 上以科
道官一省多者至六人或竟無一人者命分省均用各
以二人爲率又以大小省不同銓司更議分別多寡公奏
曰 聖意重百目之官欲周知天下利病故命分地均用
然諸給事御史多自各省有司行取考選不患利害不能
周知若必以地爲限才優者以數溢見棄而不才者顧得
承乏恐言路不能盡得人 上深然之命照見行例行

狀

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官無善狀科道官聯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僊根給事中李宗孔不肯署名遂竝劾之下部議僊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彝革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眾人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容有不列名之人脅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舉而寬之也臣謂諸臣實舉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矣從之

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言於閣中日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債事者鮮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

禁之入以告 聖祖寢其奏 事狀

公見 上慎重用刑當秋決先語閣臣所宜決宜留者及入

奏抱牘具陳始末 上亦事事咨公條對甚悉 上多從

焉 行狀

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眾歸附耗饟不訾公請量行徵遣分

道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五日鹽埠

日渡稅日總店日市舶日魚課在閩中者四日鹽稅日報

船日官擾驛夫日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日勳莊日園田

曰橫廠曰穴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

事狀

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晦部議凡察出者分別甄錄州縣官利其升敘多搆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本無主名原非隱占妄造詭戶謬託清查實則強派分備取盈敲扑至今桑年不堪困苦率多逃亡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獎實長獎源前者府谷縣搆報隱地接任知縣謝谿英揭部奉旨遣官察審始得開除洪唐所干總徐振業虛報隱田安撫勘察題參始得分別荒熟臣更訪得山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搆報隱田派備通邑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原生賣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

執役又聞山東棲霞縣素稱僻小前令揚報墾田民受匭
累失業者多竊恐如此一邑者正復不少督撫既共欺妄
於前須爲之掩覆於後請通行申飭凡從前揚報但行檢
舉姑予寬原若始終掩覆壅遏下情加等科罪 上命確

議以聞 行狀

事關八旗者人多不敢言公獨持之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
相藐法害民得 旨察審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
請自旬攝不移有司公不可曰必不得已當令督撫會同

將軍 上從其言 王峻撰傳

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滿

大臣以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為然吾當獨為一議
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
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捐公曰微公則選
人無復入仕之望矣

行狀

滇南平羣臣多稱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於泰豐既濟諸
卦垂戒尤切願 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
徂目前之淺圖務培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

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並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
牌俾輪班奏事

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貪黷狀

事多施行

前御史李時謙表充美以亢直僞罷廢久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

改戶部尙書故事銷算錢穀悉委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尙書鄂爾多銳意釐剔旬稽出內一不假吏胥手

事狀

公兄原一爲刑部尙書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爲臺臣所劾而公介然謹禮法慎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臬出重寶求減歿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

好人速去毋汗我遂續沈生

公在臺以身總風紀尤兢兢於振飭紀綱澄肅吏治疏劾福建總督姚啟聖縱恣譎詐妬功害能狀啟聖皇恐上疏待罪得免又條列督撫四弊謂臣伏察吏部定例督撫毫無治理者該部察審從重治罪可見功令責成惟有拊循百姓今則令縣而不行督撫聚精會神止求免其誣誤之罰至於立何條教開何便利招何流移革何敝俗多漠然度外置之此督撫不職之弊臣謂自今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儉厥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之處分依例切實舉行督撫封疆大吏一切皆職分所當爲今乃事事議敘往

往結銜尙書增秩一品至於簿書期會之間非有大故又
事事不得免於吏議以賞則濫以罰則密此功過無準之
弊臣請以後凡有督催捐助察逃墾田等僅許紀錄注冊
惟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準加銜增秩而一切小事註誤
并量行寬貸察吏之道宜莫嚴於藩臬乃數年來督撫未
見有糾彈藩臬者此察吏不嚴之弊臣謂藩臬苟有貪汙
不職督撫不行糾劾者宜以徇苴論罪督撫有降級畱任
者有革職戴罪圖功者非系大貪大惡類蒙寬假徒有處
分之名不改顯榮之實此心多徼幸之弊臣請嗣後督撫
有降調及革職者宜卽令去官不必輒許畱任又疏論課

吏事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例凡捐納授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題參處分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乃今各督撫具題稱職者尙不乏人而以不稱職題參者概未之見至有受任四五年而不糾不舉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臣以爲空依限分別去留卽行間奏不得姑畱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姦弊又如戶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升轉夫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蓋欲使賢者勸而不肖者懼若許捐銀是金多者與稱職者同科矣臣

以爲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且此曹以現任之官營輸入之計勢必剝民脂而長貪冒所急宜停止者也歲貢一項所謂正涂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他日納歲貢名則清流實則銅臭公然冒濫自許正涂臣以爲正涂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與正涂一體升轉所急宜更正者也至於諸凡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暫行 皇上釐敘官方至意固久欲停罷今願於滇南收復之日卽賜明旨概止不行則聖政一行人心大快矣

狀

又諭十四司有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度一

日滿司官復欲有所駁查以自便者稟已成鄂爾多卻之

曰徐公在此爾尙敢相涵邪

行狀

奉 命與滿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插內地前

此大臣慮囚竝發遣烏龍江道遠多不能存活公欲復舊

例語滿大臣以推廣 上恩因如公言以請其它罪輕者

力與開釋 上寬仁多可其奏

行狀

公學惟爲己以躬行實踐爲務嘗立日省編每日輒記所行

事及意念醇雜以自考驗

行狀

上怒御史蔣伊欲因考試黜之公曰蔣伊交在優等今以文章試之而以他故黜之恐未有以服其心也又欲黜御史

呂兆熊公曰兆熊為人誠實且系故明死難尚書呂維祺

之子 上笑曰蔣伊為人不端卿論其文兆熊文章不佳

卿又論其人二者將安從乎既而曰從汝從汝一時君臣

相信言聽說行千載下可為感涕也

墓志

滿御史堪泰巡鹽兩淮運使貪贖不糾刻公疏除淮鹽積弊

革商綱色目而劾御史罷之

行狀

公掌計典一切饋遺不敢及門嘗語客曰當考察時藩臬大

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體統嚴重若此使受其金錢

豈不內愧於心邪

行狀

舉行軍政公疏請命提鎮次第入覲以重闡寄是後提鎮悚

息多請 陛見蒙 召對云 行狀

公又疏言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員任漢缺者丁憂離任守制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倫常風化之地不容互異所當定議畫一又康熙十二年例滿州督撫藩臬俱守制二十七月而京朝官尙仍舊制三月後卽出供職夫親喪在所自盡爲空一體丁憂以崇孝道禮臣有三年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律官吏丁憂公罪不旬間蓋不欲奪其喪而忘其哀也今外官丁憂候代治事如平時安有方寸憤亂之時而可責之以政事者聽決而當則爲忘哀哀苟未忘必至廢事請自今丁憂之官但無錢糧之誤卽聽奔喪庶使忘哀

罔利之風可以少變又律文凡居喪釋服作樂筵宴嫁娶
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鮮克由禮或衰經昏娶或喪中
聽樂或遲計戀職或吉服游謁此皆薄俗傷化不可容於
聖世者宜併嚴行申飭

行狀

先是 上南巡以江南浮糧太重 幸蘇州時有 旨問戶
部時公爲尙書卽考宋元以來舊額并察諸書所載官田
民田始末及明時歷朝詔書以聞 上命行在諸臣議未
定至是公在內閣 上復言江南浮糧公頓首曰 聖明
及此三吳萬姓之福因下九卿博議有力持不可者議遂

寢

行狀

--	--	--	--	--	--	--	--	--	--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六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七

元和 王炳燮 駸齋

吳 璵 文端公

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選授河南確

山縣康熙十三年以卓異入爲吏部主事歷升郎中

鴻臚少卿尋轉光祿寺卿通政司右參議二十年

特擢爲右通政轉太僕寺卿尋擢左副都御史二十

八年調兵部右侍郎巡撫湖北丁內憂服除 特用

爲湖廣總督旋升左都御史三十七年進保和殿大

學士兼刑部尚書四十四年卒於官雍正十年入祀

賢良祠

確山遭明季流寇殘破公撫循招徠戶口墾田歲益以方略捕獲盜魁戴騰宇杖殺之大軍征雲南邑當孔道輿馬糧餉先事嚴辦而民不煩

名臣傳

擢左副都御史請復 敕督撫巡方疏曰令甲督撫於 命下之日卽不許見客泄任守令不得參謁上官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揭報及胥吏訪聞愛憎毀譽真偽相亂督撫無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盛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請 敕直省督撫親歷各屬體驗采訪或謂督撫巡方勞擾百姓夫督撫賢則必能禁送迎卻供應如其不肖雖端坐會城

而莫夜之饋送踵至矣豈獨巡方足以勞民哉

同上

又疏曰巡撫及巡守道無一旅之衛而提鎮各建高牙前日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陳啟泰雖懷忠秉義空拳莫施向使各有兵馬奚至束手空及此時急復舊制使巡撫巡守道仍各管兵馬減提督增總兵分一鎮爲數鎮以聽督撫節制則無尾大不掉之患矣

同上

巡撫湖北湖北自裁兵之變點猾率指仇人爲賊黨株連不已公概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淬勵所屬郡縣俾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陝西饑流民入湖北令有司分賑全活數萬人

同上

詔運荊州米至襄陽以濟陝初命以官艦運尋改用兵船與糧儲道王道熙謀曰荊州兵船皆泊大江必下至漢口泝流而上由澤口抵襄凡二千餘里緩不及事而先所用官艦業已撤回若乘水漲順道赴襄才七百餘里一旬可達卽拜疏便宜行事 聖祖深嘉之

任蘭枝撰傳

以內憂去任賻贖一無所受曰非吾母志也

名臣傳

爲湖廣總督奉 旨酌裁湖廣額兵公區畫得宜人情帖然武岡州牧激民爲變立捕其爲首者置之法而劾罷州牧故事土司見州縣吏不敢抗禮後大吏稍稍優遇之漸以陵夷公至饋遺不納飭謁見長吏如故事無敢肆者

升左都御史既視事自戒曰昔賢有言司風紀者當養人廉
恥不專以彈劾爲能吾謬掌臺端要在正己率屬其可見
事風生以褻憲體乎

三十六年 上北征回鑾 顧迎駕諸臣袞左都御史吳璘
及河道總督張鵬翮居官之廉翼日又 諭諸臣曰吳璘
居官無論是其屬官非其屬官及所參革之人皆以爲清
官好官百姓亦莫不感服閱數日以公爲刑部尙書而以
鵬翮爲左都御史

公熟於朝廷故事中外章奏可否見輒洞然其有往事可援
據者雖久而不忘奏對皆竭忱悃 上每稱善所薦引皆

廉能吏

上嘗以御臨米芾于字文 賜公題其後曰吳璵爲人寬厚
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其實惠者至今頌
之朝中之事面折廷諍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
紀其能得大臣之體

公居政府室無妾媵口不言清每語任外吏者曰地有遠邇
俗有滄澆然愛財惜命民情則一能體此意自爲良吏矣
公卒 上遣重臣奠茶酒 予祭葬如典禮翰林院奏所撰
祭文 諭曰大學士吳璵好處甚多敕改撰其文有曰潔
己奉公正身率屬總憲綱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讞獄持

平慎以居躬清能容物云云 並名臣傳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卷拾

--	--	--	--	--	--	--	--	--	--

皇朝通志

顧八代

文端公

字文起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其先世居
松阿里烏刺地方順治十六年以蔭生護軍隨征雲
南有功康熙八年授戶部筆帖式尋襲父顧納禪二
等輕車都尉職擢吏部文選司郎中十四年 御試
旗員第一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六年以內院學士
協贊鎮南將軍莽依圖軍務十九年莽依圖卒復參
征南大將軍賽塔軍吳逆平歸補侍讀學士二十三
年入直上其房兼擢至禮部尚書尋致仕以卒雍正
四年贈太傅諡文端十年入祀賢良祠

友起精韜略善射

測海集

吳三桂叛雲南莽依圖以孤軍困韶州公單騎馳赴請抵梧州安民集眾合力以守從之滅寇將軍傅宏烈節制廣西爲僞王吳世琮所襲退至江上遣使約莽依圖渡江議軍事公見其營壘謂曰公等結營散亂若賊驟至難救應未幾世琮兵至宏烈軍果潰奔至梧州寇萬騎來追以兵逆擊敗走之適日督軍習戰開濠培壘以防掩襲除夕戒士卒勿飲世琮果以輕騎三萬突至東草填濠以火攻公與莽依圖登城視敵談笑自若軍心始定將旦分兵奮擊賊退走明日賊將千騎誘戰公先遣勇士將勁騎數百繞賊

後約賊敗復來始擊之賊敗見我軍不追果復來伏軍起
驚遁前鋒急擊之大賊賊眾僅數騎脫斷尋進勦雲南抵
盤江與吳世琮軍遇莽依圖病甚以兵符授公遂率將軍
額楚都統勒貝等軍渡江接戰先使千騎繞賊後以帥旗
爲譏戰久旗舉伏發夾擊之遂破賊左軍禽其將賊右軍
未動列巨礮連發賊眾亂大軍乘之世琮突圍出爲追騎
所蹙自殺莽依圖聞捷具奏悉以功歸公公往索視遽焚
之曰此皆諸將軍力也且勒公等帶罪南征請敘功以釋
其罪莽依圖義之遂乘勝攻南甯諸郡縣賊多降十九年
莽依圖卒 詔以賽塔爲征南將軍顧八代仍參軍務請

以上路進兵以分賊勢實爲三路所過皆壺漿迎下十餘城破黃草壩抵雲南適貴州大將軍貝子兵亦至公建議奪銀錠山俯關城內急攻城必克賚塔與貝子不能用會趙良棟率師自四川至乃用其策奪銀錠山急攻城吳世璠自縊眾以城降

從政觀法錄

居常好治經義兀兀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寢苦枕由三年不入內立朝有大節初以不附執政索額圖爲所抑旣居要地論事蹇謬同列憚之

測海集

以病乞休居家十餘年益研經學卒之日貧無以斂世宗自藩邸親臨泣奠賜詩十章並遣官屬爲治喪具乃

得殯葬 從政觀法錄

得殯葬 從政觀法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張玉書

文貞公

字素存江南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康熙十五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繁擢至
文華殿大學士五十年扈 蹕熱河卒年七十贈太
子太保 賜祭葬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康熙六年應 詔陳時務奏言 皇上軫念民生求言若渴
大小臣工自必知無不言其言之當者定邀 采納然諸
司奉行仍不免瞻徇推諉請時 召延臣詢問職掌及所
見聞可以規其果否實心任事畱意民生奏入報可 從政
概法錄

十八年轉左庶子時 上每日聽政後卽 御講殿玉書進

講尙書皆災肆赦異於春秋所譏肆大旨在定獄之時原
情察理斟酌至當歸於罪疑惟輕則隨時隨事赦免已多
不必頒行大赦一概寬釋以示恩 上善其言 同上

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時詞臣請行封禪玉書言古者柴
望非封禪綱目書封禪皆譏議遂寢 同上

請杜設法名色疏曰題爲請飭部臣永杜設法名色以清濫
徵之源以蘇民生事方今民窮財盡多因有司私派在廷
諸臣人人能言之而有司敢行私派無所顧忌者每借口
督撫之憲檄與內部之咨文益每年正供賦額各有抵銷

遇有別項費用部臣輒請敕該督撫酌量設法不得動用正項錢糧在部臣之意原以各省事難遙度須本地方官從長商榷庶無貽累小民法非不善但百姓除正供糧稅外別無餘物可以設法名爲設法實則加派而已夫額外因事量增原應一時不得已之用獨是部文一下貪婪官吏借端侵漁本應設處者十之一而私派者已十之五百姓但見奉部文轉行不敢復向有司問多寡之數而有司之申詳督撫督撫之轉報內部者與科斂小民之額多不相符百姓不得知內部亦不得知也取敲骨吸髓之金錢填官吏無窮之窟壑豈不重可惜哉臣請敕下部臣凡遇

正項外一切別項費用應作何那辦者須酌量妥確行文
該督撫遵照奉行仍請敕該督撫嚴飭州縣有司不得事
外借端科派庶幾各省貪吏朘削之害可以少止矣

國朝

文錄

李光地

文貞公

字晉卿福建安谿人康熙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耿精忠降康親王奏授侍讀學士福建平再議敘遷翰林學士十九年至京授內閣學士 聖祖用公言平臺灣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經筵講官二十六年命教習庶吉士二十八年改通政司權兵部右侍郎三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四月間母喪有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爲給事中彭鵬劾罷服闋督學如舊遷工部左侍郎三十

七年授直隸巡撫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會畿輔被水科道官劾公撫綏無術致飢民散入京城公引咎

詔原之四十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四十

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四年再疏乞休且請歸葬

母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有 詔

趣公五十六年至京明年以老病乞休者三五月卒

於官年七十有七 予祭葬諡日文貞雍正元年贈

太子太傅

公父兆慶明諸生順治十二年避難山寨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己得脫其兄日燦自遠來忼慨詣賊乞釋此十二

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燠募壯卒
合家童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竽
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眾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
一人餘禁它山不能得賊微其黨萬餘來日燠用百人守
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
歸而公與其弟實殿

二林居集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
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進之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維關
關書笈及厯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達流公故篤信

程朱因以上窺藝文之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出自鏡矣

時有請開礦者大豪多輦金京師謀首事 聖祖以問公對曰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土著貧民人持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

公嘗言蔑訓誥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於能擇

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并觀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
它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
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才者必

以公爲首

並事狀

同安賊蔡寅詭擁明裔以白布纏頭爲號結眾萬餘掠安谿

公募鄉勇百餘人

時公丁父憂

扼險防禦戒諸鄉人毋資賊糧

賊汎州解去

鄭錦之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縣復犯
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公使善泃

者從水關入勉慰以堅守無恐援兵卽至分遣兄弟親戚
迎甯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駐師
漳州值江水氾漲長泰大路阻隔導之由漳平安谿小路
公之叔李日烜率鄉勇百餘芟闢荆棘以木接護衝圮窄
岸其濶深馬難涉者築浮橋以待公自出迎十里外具牛
羊雞豚等物饋勞大軍又倡率里人輸送米糧大軍過行
無阻直達泉州賊驚駭竄入海

並名臣傳

授直隸巡撫正身率屬畿內諸河悉由天津入海下流壅塞
水多潰決光地次第經理引渾河別從柳壘口出築子牙
河隄使淤池不得橫溢棄土盡爲沃壤馬廠經界與民地

相錯奉 命遣八旗都統會勘光地以方田少廣法籌之

一夕定疏請以地給民輸其稅田賦以清

畿輔通志

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礫族夷集者挂名

者皆死它日 上言自汪霖亦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

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

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

望谿先生集外文

平日持論惟以扶植善類登進俊良爲先休休有容間人一

善若己有之辛未己丑爲會試總裁得人爲多爲巡撫薦

拔文武部吏至開府擁麾者無慮數十人或以清修績學

在草澤山林而乘時進用者前後相望公未嘗言所自其

人莫知也自通籍後德望巍然前輩老宿魏象樞孫逢年等多與爲忘年之交加以虛心請益有善必取問音學於顧炎武問麻算於梅文鼎皆畧盡其要手不停披雜聞遺書至丹墨數十徧喜與門弟子講論不厭往復有一看之合卽幡然改己說而從之故其學日進不已老而益明

李紱諡傳

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曰吏治民生之要莫如錢糧刑名二事儻積案不清曠日持久未有不爲叢弊之藪者臣前因屬員錢糧虧空其是侵是那之處積年不行審明曾經陳請定承審期限之例已奉 旨欽遵在案伏查刑名中

最重大者乃命案盜案而命案又與盜案不同蓋盜案內或有渠魁未獲等候提拏或有賊證未明須待質對更有官役人等挾仇攀誣賄買銷案指良爲盜等項必須反復研審真情原非可以速結之事至人命一項雖有謀故仇鬪之分然斃命告官之日原被證佐多系同邑同里之人承問官立可旬拏質審如真凶果有脫逃未獲又例不扣限非如盜案未經獲賊先行勒限緝拏者可比所以命案從前原與盜案俱扣限一年後因人命易結改限半年在案今各州縣於人命事件告官通詳後或已犯證提齊情事真實而乃屢積一二年不行招解且有賄屬道府託故

翻駁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懸每難審結秉公察審斷無難結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之事或爲權勢制壓或以利欲熏心故爲遷延遲緩以圖出入開脫之法且又事情重大巨目難欺一則牽於財勢一則怯於公論遂拖延歲月意在監斃原告以滅口完案者更有聽惡役借端苛索無故牽連鄰里株連無辜名爲研審眞僞實爲借命居奇者種種弊竇總以命案限滿不過以遲延題參而承審有司罪止罰奉未有嚴定上下處分以致任意稽延歷年積歲事久則要挾營求者愈多獄淹則疾病死亡者益眾而且波累良民匍匐千里羈留一二年不得耕商生

理者一案之中動以十數誠不可不嚴立限期以求速結而清弊端也臣請將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專責巡道嚴催府州縣速行完結如初次違限不結指參仍照常例議處外自參遲延後又有四月之限儘可審解如再有不結復行揭參遲延者必將巡道府州縣上下承問各官亦照臣題定承審虧空新例以易結不結嚴行參處如有聽訟不平鍛鍊失實等項另行嚴查究劾庶命案無久稽之虞而刑名之弊可清官吏之奸可破囹圄可無幽滯而良善得以安生矣

切問齋文鈔

公嘗曰草木無根豈能開花結實學問不有心得總不相干

功名亦然聖賢事業悉從方寸流出不然雖作得一匡九合猶是器小

又曰讀書人須看得宇宙閒事皆我分內纔好郡國立學多方培養不過要培養得此意出

公間江蘇張孝先撫軍一到任吳下人便歌頌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裏作叫人不覺方好一近名便有毛病許魯齋說凡作事就叫人歡喜便不好歡喜是不能久長的物

事

又曰某年十八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手纂易經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說皆一一能記至今以爲

根基不然雖閒時熟思從何思起

並榕郡語錄

康熙十九年至京補內閣學士光地奏鄭錦已歿子克埏幼部下爭權宜急取之且言素習海上情形之內大臣施琅可任 上從其言其後琅卒平臺灣置郡縣焉

觀法錄

李文貞公扶持善類培植人才如白陳北溟之冤救方望谿之歿直張孝先之獄皆公之力也它如楊名時蔡世遠惠士奇王蘭生何焯諸人均被公薦拔以經術文章顯名於時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文貞有

馬松心日錄

先生蚤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

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谿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爲詩古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庚申先生奉 敕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爲之序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爲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

李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七終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八

元和 王炳燮 駸齋

陸隴其 清獻公

初名龍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
年中禮部試廷對極論時務 賜進士二甲第七十
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巡撫慕天顏劾公無肆應才
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再
疏請開復復以盜案免民復詣督撫乞開弗省十七
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
京未及試丁父憂還歸蔚州魏敏果公兩以廉吏薦

二十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弗允尋授直隸靈壽
縣二十三年 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清公奏公治行
部予紀錄左都御史陳文貞公復薦公敕部行取去
之日哭送者數萬如去嘉定時八月試四川監察御
史上疏請盡蠲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明年六月上
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先用之例宜閉疏入九卿以
公不通時務公爭之幾致罷斥七月 命巡視北城
十月試奉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對品外調遂移疾
歸三十一年館虞山席氏歲莫還家一夕腹痛卒年
六十三雍正二年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

以公從祀 制可之乾隆元年賜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以左氏傳有所刪汰公從父覓

全本悉成誦無遺

彭紹升撰事狀

會明運將終盜賊遽起隨父倉皇奔避患難中讀書不輟已而書籍復爲游兵所掠則自訟云禹能行疇範之道天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故天斬之益痛自刺厲嘗曰大丈夫生斯世孽讎澄清非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溫飽哉

關里文獻考

節嘉善李氏爲銘云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

質當斷不斷爾自詒戚又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毋或輕爾身以殉無厓之欲而喪厥志事狀

嘉定賦重多積通俗好訟豪強暴橫胥吏倚勢爲姦利公至有大賈汪氏者饋千金公弗納其僕占賣薪者妻爲所控公訊而還之汪懼屬所親自陳願改行許之自是諸大姓皆莫敢犯法

衙胥舊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莫肯受代無所得食以情告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於是衙中人日稀少客戲指公堂曰此矍相國之圃邪有所遺攝計日與

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有括索者必痛懲之催科立甘限
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及半卽免杖已而輸者糜至
論令需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爭先乃爾始
必有稱貸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也

有訴子不孝者公爲出涕自訟德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
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惟其胷曰吾非人也公慰而遣
之

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遇盜被傷歿其弟疑盜張所使
以仇殺控張公察張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他所張
得釋而部議以公不報盜爲卑或謂公益辨諸公曰縣有

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

事狀

隴其自幼端重靜默聰穎過人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專意雜
聞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存淺達而一折衷於朱
子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

孔門實紀

嘉定俗承吳會之遺頗近於奢又性喜事善訟號爲難治賦
稅所出多於大郡積逋動以萬計前令坐是落職公抵任
歎曰民不輸賦以貧其所以貧者耗於風俗而在上者復
以朘削蝕之也於是力行節儉爲民先絲粟無所取上官
歲時通書問而已

本朝諸公傳

公聽訟不甚拘律各叩其情而直之往往有自求息者有貧

人取怨富家富家以縣法輕請憲牒治之公判其尾曰富人之體面洵宜崇貧人之肌膚亦可念富人悟而止

同上

丁父憂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書取其切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嚴其切於內省如此

始至嘉定時巡撫爲廣甯馬某有廉名頗愛重隴其靜甯慕天顏繼之亟稱其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丙辰上允晉撫議斬抽市肆錢一年佐饒例不及巷舍隴其如例造冊報徵慕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列侍從從容諷議非應變材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

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不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又以盜案落職矣里民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爲隴其呼冤以薪粟餽者糜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遣之卽胥吏與臺宐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沾臆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邑人言及隴其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所未有也適 詔舉博學鴻詞同郡工部吳源起以隴其名薦會丁父憂不果應試蔚州魏象樞晉總憲首抗章言公冤再疏舉廉吏十人縣令居其二一卽隴其也疏言隴其任嘉定時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

官之日萬民遮道既去之後家家戶祝奉 旨復原官

門實紀

至靈壽革火耗絕私派衙中興造及日買薪蔬魚肉皆出見
錢舉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切道以躬
行箴松陽講義

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
曰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
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
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間者多痛哭

公之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書分年

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為求放心之助

公嘗云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又云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籠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

松陽講義序

先是甲子夏兩江總制于成龍卒 上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及涖靈一年巡撫

格爾古德亦薦隴其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庚午
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尙書
張敦復左都御史陳說巖兵部右侍郎李光地禮部右侍
郎王昊廬交口薦遂奉 俞旨行取隴其念靈邑頻年饑
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濫未盡除減將永
爲民累業當謝事乃於數日內盡爲申請首乞緩徵又乞
房地稅向系墊解不可爲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
乞上司供應久奉全裁尙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
時借放飢民巡撫于成龍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
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豎碑志遺

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遂上
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
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聞有未被災之處亦不
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自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
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準概
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既
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蓋隴其任靈
徵糧地九百三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
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雖奉全蠲其實止半致
不得下究故首疏言之

孔門實紀

康熙三十年夏京師亢旱 諭羣臣直陳利弊公應詔上三
議請蠲積逋均審丁其一則言捐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
語尤闐切爲輔臣所格不得達時御史陳菁請停捐納保
舉而開先用之例乃復上疏曰捐納一事 皇上因軍需
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賢愚錯亂有害百姓故立保舉
之法以維之今復并保舉而亦許捐則於正涂無別且保
舉所重者在清廉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以
捐納得也此不待辨而知其不可也若夫捐納先用之人
大抵皆奔競躁進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
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又更有請者竊見近日督撫

見明倫彙編

廣仁堂

於捐納人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人上必爲民害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涂可疏奉 旨會議公執議如初時宣大草豆需運甚急計臣方恃此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爲便與公旣相水火而富家兒擁貲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皇皇若飢渴卽諸臣中之以捐納通籍者中外踵相錯間公言無不切齒訴相率謀以危法中公卒坐遲誤軍需擬奉天安插或謂能自引咎可免議公曰自言之而旋自咎欺也奉天亦可

讀書怡然束裝待命賴 景陵聖明燭公無它俾仍供厥

職然終以不容於時 本朝諸公傳

公成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矣需次里居益肆力於學盡取諸
儒之說自宋迄明莫不究極其源流得失而折衷去取之
一以朱子爲準的稍有不合卽斥去之於大全蒙存諸篇
析之最密兢兢於毫釐千里之辨而所學乃粹然一出於

正

生平門行修謹飲食寢興皆有常度居父喪苦出未嘗離柩
芻及葬啟所臥芻蕘則蛇窟其下矣服既闋猶日不沾口
仲弟有酒失絕飲以勸之仲亡遂終身不飲

故其被薦者與薦者相見必以師生禮公未嘗私謁魏公陳

公魏敏果公陳文貞以此益重公政府重公欲一見亦不

公先後以公薦

往方公之赴靈壽也同年友徐公乾學念其無以自給欲以百金貽之先使友導意公辭之徐曰向吾不敢即進者憚其方介耳雖然必有以將吾意滅而至數金復令友人將以往乃笑而納之

本朝諸公傳

公十世祖宗秀明正統中傾粟麥賑飢救旌尙義子桂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賜爵廸功郎廸功孫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仰天跪祝曰舟中一粒非法願葬江魚腹漏旋止旦視其罅有三魚裏水符塞之人以爲盛德

之祐子東始居泖上築堂名三魚公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
柯崇璞撰行狀

朱子告郭友仁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先生謂郭從禪學
入門所記恐失真又謂朱子答劉滄寔不以延平教人靜
坐之說爲然可見郭所記未確此先生見解之卓有功朱
學不淺

本朝諸公傳

公在嘉定民以訟爲恥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糧絲布豬雞
皆準價以代銀米民甚便之去官之日裝一擔襍被外惟
書籍及夫人紡車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
珠欲接納公崑山徐尙書乾學爲訂期往謁已諾而先期

出京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士奇親喪赴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齋香楮雜眾賓入拜拜已竟出比學士知而款畱而公權已返

汪師韓上湖分類文編

嘉定民有兄貧貸於弟不應輒昇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公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痛懲之呼弟曰彼兄也乃以爲盜不弟也責之又呼兄曰汝爲長不善謀生而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弟是不友善亦責之咸感服而退有嫌其婿貧饋金以絕婚者公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婿貧不欲以女妻之我

今以此金與若婿婿不貧矣卒嫁之

年譜

俗多惡少聚黨毆擊君責其尤者校於衢出入誠視察其色
悔而釋之其黨悉解散去邑之輿臺以千數君諭之曰若
輩事我無所賴益易業自謀生乎眾皆感泣去而歸農有
依戀不忍去者終公之任鄉閭不見吏胥民有宗族爭者
則以其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其里耆逮之又有自追
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徵糧用挂比法多者書其名
以俟比而及數者自歸又立甘限法令民以今限之不足
而倍輸於後民甘心焉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君視其舊籍
曰是非故逋賦者詢之以新遭憂也卒不呼而糧辦猶有

行杖錢日數千緡自君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嘉定產米少歲額白糧常糴之鄰境價高下由人緣爲姦利君爲平糴定價民以不病自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生息輸將惟恐後爲令之明年軍興徵餉十萬君自度必以不辦免乃出令謂不戀一官願無益於爾民而有害於急公於是戶給一縣官名刺勸以大義民爭先輸不而月而十萬之數具足

同上

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幼填塞縣道取諸神祠中燭架列堂上然燭焚香羅拜堂下煙微蔽天父老有百歲者詣前願一識令君曰自我爲民不知幾甲子矣未見有如令君者

也同上

吾充養完粹夷然氣清温然色和居常必肅衣冠端作止靜
正而不拘安常而不故事無巨細處之必以誠人無親疏
摯之不見其情醜酢紛紜未嘗不整以暇踐履篤實不以
論議爲先而發之於言書之於冊者無非仁義中正之旨
所著三魚堂文集問學錄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諸書
其得於心身而措諸事物者可考鏡其源流本末矣同上

公罷官後以書與張文貞公公座曰某才疏政拙罷黜固分

所宜但懼世俗不諒謂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
名之士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匪細其實某於催科民欠

尙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扑少其迹類於縱弛曰此官場風俗所關故於知己前陳之使知罷斥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曰

同上

湯文正公出撫江蘇公具述蘇松浮糧蘆課之累宜以漲處補毋處及抑浮靡崇實學等事又言居官當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己志湯公以爲然

同上

靈邑倚山瀕河地瘠土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耕勿它慮由是荒土漸闢終公之任稅弗增額丁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爲常及是審丁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請議部上官難之公曰民已困矣額浮則稅

浮稅浮則民不支有流亡之患最重困民也請罷令以爲
耗損戶口者戒

三魚堂外集

又請題減房地稅額云徵收之法每價銀一兩完稅三分靈
邑額稅九十三兩而地價晦止一二錢民居草房泥屋所
值無幾稅不及額向派里下今悉由縣墊解不可爲常應

請量減

同上

公問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單頭謂此法甚好與平山
令書云向來以里長爲可嘆之物一使里長則步步皆荆
棘矣遂革之案高安朱文端公撫浙時革除里書卽公意
也

政學錄初卷

二十九年畿輔大饑 命發帑以賑靈壽得三
以二千及民繳千兩爲勘荒費鄰邑有已拮
其獨持不可曰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隴其
文獻考

治法論曰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
寬詰姦劓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熾悉而不厭
體而不厭其簡益寬嚴簡爲治之大體因
嚴並用絲簡互施者爲治之大要隨乎事者
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
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註誤詔獄之株連

令之貪汙吏胥之舞法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縉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法制安在空辨其等差釐爲定式庶貴賤不踰而名器重此以詳爲貴者也簿書文移上下所馮以爲信者也今上之施於下下之申於上者非必其盡行徒應故事而已當思所以省之此以簡爲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掇欠而黜革以限期稍逾而譴謫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不得已矣然以一事蔓延累及千百一人有罪禍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寬爲貴者也吏胥舞法守令貪汙屢經申飭而舞法貪汙者自若非舞法貪汙之未盡發覺

之未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為貴者也雖然寬嚴無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君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然則正一心以正朝廷又用寬用嚴用無用簡之本也 同上

雍正二年 命禮臣議增從祀 文廟諸儒禮臣議 本朝應增陸隴其一人隴其自幼以斯道為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以德化民入官西臺奏章必抒誠悃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如林能發前人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云 年譜

公在靈壽條陳時務曰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

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是康熙二十一年升任江甯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咨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即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馮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勦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

等因職奉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封
非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
何知天下事但當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
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瘵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
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
矣敢略陳一二以備采擇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
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
勢也今則以兵饑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而追呼
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尙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
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

祭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
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晦日荒
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
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
之際國用浩繁困無可如何今四方甯謐司農不至告匱
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
兵餉若干上年撥賸之銀若干以上年所賸之銀暫抵本
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
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朴可省一

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
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
各州縣荒田纍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
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
地沙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
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
科司農案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
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盪爲波濤而所報之
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備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
里長之攤備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甯聽其荒蕪而莫

之願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它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 旨始準豁除無備累之苦無駁查之繇民不畏墾之業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得使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一水利之富與也欲民之富在於

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絲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絀驟然興

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饑竊思屢年以來朝廷憫卹災荒
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
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
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甸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
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
長屬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
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
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
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
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教一積穀之宜廣也

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庶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弊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縣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邪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晦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畱積穀更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準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畱木地方積穀諸如

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存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 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 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耗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鵲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

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倉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倉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原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 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尙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倉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倉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倉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甘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貨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

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奉而自備乎抑或有責
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藉端苛
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 朝廷之所省有限
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火
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
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
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
者亦恐失事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
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
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

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紮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是國家受之此畱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一審丁之不宥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強以勞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勞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

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聚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宐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備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準蠲免儻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人已囊無缺而掇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覓一分在州縣卽覓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接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接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接求賢者亦不能不接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

益矣伏候憲裁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本
根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
乞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
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繇文俱空省去如錢糧冊籍釐
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
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
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控累吏胥所深喜而小
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此雖非
中正之論然事之簡簡當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宐濟
之以繇時病在太繇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繇苛矣

去成就備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
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
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
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

乞詳照施行

切問齋文鈔

選政策曰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
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
卽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
其職而不見有升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選
授之遲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

遲則天下之才益摩厲而有以效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
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
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
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自
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
而常患其壅滯者無它鼓舞之道失焉自今初授者以考
定先後爲序升遷者以歷奉多寡爲序一出於至公矣乃
出缺有限遊涂日艱宜執事鯁鯁以壅滯爲慮而欲求疏
通之法爲鼓舞之道也然愚以爲今日之選政當以鼓舞
爲疏通不必以疏通爲鼓舞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

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選法之常而英
流開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摩厲
以求赶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爲凡今在籍候
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
一人上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
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
一人既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
才者亦將勉自滌厲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遙
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遙升轉之涂雖難而皆
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尙何壅滯之足慮哉

此所謂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爲疏通者也今日選政之要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日入仕之途宜清也今夫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踊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徼幸之門一日考課之典宜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撫察所屬貪汙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卽平常出仕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

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參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舊據
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放其制今天下長官得
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姦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
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疏通選政之道也

風俗策曰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
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自三
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
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
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
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

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摩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甯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聞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宐乎由斯以觀則政教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

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
之不如三代邪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邪 國家
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
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它亦惟以三
代所以導民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
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
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
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
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
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旣細則繼之以貪詐故靡

卷之八 肆百伍拾陸

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
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
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
百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
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
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
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
美為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為
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放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
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

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巨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暴嚴矣而獨於奢儉滄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官買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陵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問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滄澆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於上公卿大臣樹淳守素奉宣德

黃二卷

意於下實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儻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漓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弭盜策曰古今弭盜之術無它治於旣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旣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巨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

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鄰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自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過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

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寇符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翊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繇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何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

積富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
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
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百一方未靖止一方百若夫
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
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
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
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
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
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
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蠲額之民可安枕而

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慙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脅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旣形之法也

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晚年講求天文河工水利諸要務所著三魚堂臚言多切於

實用

鶴徵錄

公一生造詣務在躬行實踐自爲縣令以至御史其所設施無不爲國計民生起見嘗有宦游雜記每日之見於行事者必詳書之大概有關於道德政治公不欲爲文人不欲刻文集故篋無遺彙則公之喜負可知也

同上

公誕日嘉定民有負斗米或數升者有持蔬菜及鹽豉者有

攜卮酒隻雞者雜還公庭爲公壽曰不敢以它物累使君也其署名姓者返之有置之庭而去不知名姓者聚米得數十石貯諸庫曰不敢以此損我民也

年譜

靈壽俗强悍善鬪輕生公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其比非大恤民力不可請於上官減省雜派不得請者自行捐辦時派運石灰贏車五兩較大邑反多公爲力請至以去就爭始獲全免大累頓除

同上

巡撫格爾古德于成龍先後兩以疏薦學士李光地承 顧問亦稱其畱心性學清廉愛民以大學士余國柱沮皆不

果召後都御史陳廷敬復薦之乃行取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召至見廷敬獨不稱師生廷敬歎服

關里文獻考

龍其爲御史首疏陳畿輔情形曰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民情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它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繇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尙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白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

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倉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屢遭水旱故雖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它道惟在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聞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

縣中有不被災地晦不準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
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蠶安第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
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
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
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屬
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甚
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也疏入

聖祖稱善再三顧左右即下其疏於戶部終格部議及奉

特旨始蠲免

關里文獻考

湖南巡撫于養志丁憂督臣請令在任守制 詔廷臣會議

隴其以疏論之曰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
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
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
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
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
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
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
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
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
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人誠賢者耶則

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爾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徵幸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繫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庸議可也 上從之

關里文獻考

三十二年江南學政員缺廷臣會推翰詹大僚 上不允
特旨著陸隴其去大學士王熙奏隴其已故 上嗟歎久

之曰如此人不可多得矣 關里文獻考

君為嘉定令民有宗族爭者則以族長逮之鄉里爭者則以里耆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尤申明鄉約鄉長保甲之制其舉鄉約必擇知文義行端慤者規條備具 午亭文編

三魚堂贖言陸隴其撰隴其傳朱子之學為 國朝醇儒弟

一是書乃其緒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漢注唐疏為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深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誠敬屏棄詩書自謂得聖賢之心法其於朱陸異同非不委

曲詳明剖析疑似而詞氣和平使人自領亦未嘗堅分壁
壘以詬厲相爭蓋諸儒所得者淺故爭其名而不足隴其
所得甚深故務其實而有餘

四庫提要

雷鉉序陸子遺書云平湖陸子學朱子之學能真知實踐者
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槩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
亦既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因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
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學錄讀朱陸筆讀禮志疑松陽講
義衛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四
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卽全觀之而
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

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沈潛反覆之久因訪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岐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能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彙而彙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爲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諭後之學者

公上湯潛庵先生書云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

遇之急欲出其胷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局蹐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轍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陋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

它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畧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思其不行不思其不明但當求其入堂與不當又自關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景響友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

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當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

嫌何疑乎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部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曉曉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

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琢礪磋能造人才於粹精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才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恃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

魚堂文集

公因明季異說紛紜程朱正學幾墜思力挽之故其學術辨上篇曰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

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行其說學者遂莫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行其說學者又莫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轍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日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

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谿心齋近谿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耶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

本原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埽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百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

過也學陽明之過百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
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
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歸罪程朱乎是又不
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原清而
流濁也立教之弊如原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
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原先已病
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中篇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
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
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
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

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
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
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
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
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
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
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
之旨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
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
累宐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

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
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
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
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
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
曰良知苟存自能醇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
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
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
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
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顛

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害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

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
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它蓋欲以靜
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
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
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因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
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
願之學雖能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
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
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趣於陽明而
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

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歿而知覺無生歿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歿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烏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歿之說則眞禪家之妄巨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信往來之論潛心孰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下篇曰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

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
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子程朱之道
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
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
於上始也爲議論爲管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
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
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
此吾不信也若其聞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
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
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

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
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
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
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
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
公之得力神仙浮屠如此是
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
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
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
不知凡幾矣聞有卓越之士

古人是非其學之無美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
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
仙浮屠之可及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
人而遂不敢讓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
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
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
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
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
本則其道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
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

豈不誤乎烏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沒而
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八終